

集部

魯齋集卷十七

宋 王柏 撰

尺牘

答季嚴州

藕花秋潔水瀉明河侯度奏功朝班趣覲江山戀德台候甚賤軀病暑遂成年例杜門謝却人事者三越月矣故一節不能陸續奏記徒有引領北望仁政於千峯松月之下軍將扣門有出望外端拜函書披讀詞染於槊

奪目高風襲人且有折俎泉符以裕其溝中之瘠兵厨名釀以滌其愁外之塵庭雀鷩呼階苔改色書生有此奇事何感如之厚齋郎省人物也斜飛外藩豈心上得已哉曩者斯民昏墊仄席憂勤遂以右馮累君摩撫襦袴之謠天低易達兩載成資曲培望實予環之命多出於垂滿此今日之造化所謂謹名器有定力之新機令其時矣綠綈方底當已駕夜潮而上舍雙溪道太末未必能遂雅志且異時衢婺遑邏常為嚴病今年白粲之

舟舳艫相銜自西而上波及兩郡頓消翔踊皆君賜也不然兩郡決不能莫枕前之為政者聞之當愧死矣鄉守嚴明官吏斂束雨暘以時數十年無此政甚幸甚幸敬岩進職移節廟堂所以處之者密矣厚矣社倉之初其心是也其事非也今州縣大家以不納常賦為雄孰能推民吾同胞之心捐廩於賦外謗議之興理所必至但當自責難以尤人若利民諸事今日固有掣肘難行之病但往往初未嘗出於確實惻怛之心且無纖悉周

密之處講之不精託之非人其齟齬不合未必一一皆有掣肘未免使茍且架漏者指以自文矣使吾發之以誠處之盡善如是而不能行斯無愧也高明以為如何

項夫兄一出不審僑寄外家昌黎所謂磨肌刮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寘我鑪冤名曰交窮者端為此兄發也是可浩歎豐眖已領却當轉寄昨聞令弟都運館寓燕堂夜雨對酒塤篪交和其樂無涯某以未曾瞻識不敢拜書怡次乞道此傾嚮長公少公名滿天下定當聯鑣

入對映照班行尚能杭一葦面賀於大室慶禮幅紙抒謝言不盡心尚冀台照

慰鄭定齋

某踽踽陋巷幾與世隔春初剽聞執事丁太夫人之艱非有的說道路云邈無從訪問又不敢率易奉唁得罪慶門盖夏望後時天彝出示所惠書始知其詳且悲且媿越二日陳廣文来訪亦言得書嘗辱寄聲存問媿且感者以平生知己如執事者不一二數而慶弔絶不相

閒豈人之情哉然山川悠阻影響昧昧勢既不得以自通習懶廢事亦山人處士之常態執事誠以古心相照決不以音問疎曠棄絶之是故隱淪不振之姓名猶在湖海容納之內而記存勞来之真情悠然發於寢苫枕塊之餘藹然見於故人尺牘之後吁是豈今日士大夫之常德哉此愧猶可諉也此感則永矢弗忘也執事自罹大變戴星奔馳跋履險阻勞悴甚矣攀號擗踊茹哀飲痛嗟何及矣卜其宅兆負土成墳大事終矣毁不滅

性聖人所戒酗飲不入曾子所悔雖欲致拳拳愛助之祝今已皐矣不復措辭矣雖然蓼莪昊天之恨寸草春暉之感豈有新故之間哉況恩深滄海如何報之語執事之素心也讀禮之餘益思盡其遠者大者斯為達孝矣愚聞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此皆執事躬行心得之餘而某又不能忘言者是欲少補

前日愛助不及之誠而已某近得魏國張忠獻憂居三帖中謂故舊由公不以其哀若而幸之教使不悖於學道是區區之望也魏公功業之盛年德之尊而其言猶拳拳如此蓋其孜孜求善出於中誠豈勉強者所能此所以為魏公也盛德之事學者莫闕 有北山何先生之跋而某與舍姪亦綴數語敢以為執闕將誠不敢效世俗禮仰惟台覽

答湖滄王全夫

觀下諭之目深見讀書不苟不為入闕學甚善
足下可謂有願學之心而欠勇往之志有涵泳闕
講辨之工所以義理孤單而滯礙未融也來諭一有
所闕未至而其心已有偏倚此三語初看時甚
異既曰有所闕事物未至既曰事物未至又安
有所偏細玩之則知語滯闕蓋此章大意如當喜
則喜而不留其喜當怒則怒而不留其怒有可怒者不
以喜而忘其怒有可喜者不以怒而忘其喜此闕

失其正留其喜怒此朱子所謂一或闕之也當怒不怒當喜不喜此朱子所謂不能察也忘其當喜忘其當怒此朱子所謂欲動情勝所以失其正也朱子謂於心上理會是見於念慮之微者也後章大意是此心既正矣知其當親愛一向偏於親愛雖有可賤惡者而不加審也知其所當賤惡一向偏於賤惡雖有可哀矜者亦不加審也如父子之當愛此心不可謂不正也而不復審其惡焉此正是事上病耕種之欲豊碩此心亦不可謂

不正而不能審其已碩亦只是事上病此正是正心以後之事朱子所謂是見於事為之失者不可謂之未安若教情者即敬畏之少殺者也非今人之所謂教情肆其無禮之謂也曰當然之則明教情止可如是而已亦不必疑而缺之也又来諭絜矩一段舉本文斷續不貫而難曉本說君子能絜矩然後上行下效而天下平恐人不識所謂絜矩又解其義於後今如来諭但欲識絜矩之義而不必行絜矩之用也而可乎所謂自得者乃

自然而得是集義所生者獨自得之如義襲而取其弊至於尚新奇立異論為吾道之害矣不踐迹聖人病之也非取之也此外已言之更不重述

通蔡子明

曩蒙譙光訪別於今五年中間僅能一上主書之敬嘗答教甚寵且有名詩巨編之賜嗣是影響眛眛益守隱約雖聞榮登魁甲分教上饒慶事蟬聯俱不敢修一紙半行以溷氷廬者非慢也雖以禍患相仍亦山人處士

固陋之常態意足下仕路崢嶸交遊日廣東閣之下英俊如林那復念及疎懶無用之書生哉立齋姪出示手書乃蒙寄聲存問恍然自失不自意不肖姓名猶在齒牙悠揚之間捫心感愧銘篆難忘仰惟久軒先生負一世之重望結聖主之深知坐廟堂參大政天下想望其風采鈞衡之拜四海蒼生日夜延頸以俟况如某者久蒙賢父子顧遇之隆其為矚望蓋可知也竊聞議者曰方世變之轇轕國勢日輕國計日匱弊倖日繁民生日

困天下事幾不可為矣久軒抱經濟之學行其所無事物來順應未嘗作意也今天下之大本在前星之名未正關雎之求未廣雖妙選宮僚往往牽於避忌之多端而不得盡其箴規涵養之實又今日天下之大患在北司之勢鴟張羣陰磅礴衆正搴瘖蔽惑人主之聰明斲喪士大夫之心術未形之幾不可不慮又舉一世之大弊士大夫奔競無廉恥苟且不事事州縣之疾苦不聞財貨之本源不講邊備之單弱不恤甚而綱常淪壞而

不知但有富貴一念浩浩乎不可遏此所關者豈不甚大而廣又恐不可以不作意也愚嘗謂天下之官莫尊於宰相亦莫難於宰相凡一時粗有才望莫不於此敗其所長者前後相望何也蓋天下之事機無窮一人之志慮有限彼皆欲獨運以專權徇私而固位此其所以為取敗之道人主無職事在論一相宰相之職雖無不總其要止在於收拾人才而已賢者養其望能者責其成智者竭其謀勇者盡其力合一世之人物共一世之

事功各因其才而公用之吾何容心焉此真所謂不作意而行其所無事者也然人才不易知非廣詢博採參伍其賢否何由可以得其長而當其任顯趨庭之際盍請於久軒竭一時之禄賜大作規撫闢翹材之館廣聘天下之名士以居之日孜孜而訪問焉須得平生不識面之人凡目下稱師稱恩而有求者不使充斥乎其間當有奇謀精畫効忠於前者則深謝之謹識之熟講之力行之其私謁者斥絶之果能如是何世變轇轕之足

慮乎豈惟相業規橅光前絶後而於東閣令譽休美亦有關也此呂正獻張宣公之遺範左右其勉之謹發愚衷上答記録之盛心若夫為治之大原大本動關上德非草茅之所敢言及於政事之至纎至悉綱目多端亦非筆舌之所可既青燈夜坐嘗與立齋商畧之或恐自能詳布于左右謹奉書不宣

答季伯韶

幸甚得隸部封一岷之數逞望使星炯炯斗牛間可仰

而不可近豈敢以一字干其常分哉自顧隱微不肖何
足以辱眷記而不忘如此特枉墨妙勞問劬劬且有折
俎之饋此尤出望外下拜極其感愧屬以郡政不綱居
民延燎燬其七八百年之星祠井里惴惴度日竊公牽
以義約爲救焚之備貧乏如某亦在推擇不免質衣物
以奉承不知造物者於何處持盈虧之權陰有以助之
義也捧來諭不覺失笑賜問三政何先尤認謙處不鄙
夷之盛心若社倉有名無實義役豐歉不齊又非一路

通行尚可緩也若夫歸併一事即過割稅賦也此則今日州縣之通患婺郡二十年不過割矣貧富之不常年異而歲不同焉有許久不進不退之理此勢家巨室之不願聞而暴官汙吏之不肯行也由此逃亡户絶者不與釐正而稅長代輸破家蕩産比比皆是而爭役之訟自是而擾擾矣不清其源不行之力未見其有益於百姓也此不望於厚齋將誰望賢昆仲當今偉人皆清廟不可缺之器明堂不可捨之材豈久於外臺者顧即矜

念民可少甦非賜問不敢僭及云云

答何師尹

某迂踈無用苟全性命於陋巷悞蒙識察即以臭味相求開心布誠傾倒無餘藴雖平生故人有未能然者自顧何以得此於當代之偉人哉自是以来此心炯炯依戀頃刻未嘗忘書疏之踈密政不足計也好風西来氷函飛墮龍蛇滿幅英論竦然遥聞康廬彭蠡彌高彌深敬審朱明未垂暑氣未生羽扇牙籌敵塞民飽合侯某

憂患餘息生意剥落殆盡所以自治者甚踈亦無以淑人而况利欲波蕩士習風靡安有向此冷淡生活者杜門自安其拙而已北山先生時有失血之證氣體多倦年来亦少講説以是無足為執事道者執事去學校而治兵理財世俗之見宜有未解者吾儒之學無精粗皆當為之事牛羊會計聖人亦盡心焉自古言理財者多矣未嘗知善理財者莫善於儒者自古稱儒者多矣未嘗知理財亦儒者分内事今廟堂何所見乃以執事為

之此漢唐以下之所未識是豈果有取於此乎亦偶中暗合耳不然何他事之未善也執事之不鄙夷其職隨事輒效所以寛民力以培養國本歲蠲百萬在他人為甚難在執事特餘事也有如神機絶識而可但為國用支局而已乎大則當運籌決策於用兵之所次則折衝禦侮於形勢之地可也今在外不離於九江之境豈天意亦有所屬乎使之習風寒熟事情將以大任也察敵勢之虛實審兵將之勇懦上聯襄蜀下援長淮善用兵

者未嘗不於此而展布焉此豈酣豢富貴者所能識比執事向者不勝西事之憂言於當路增湖右之戍誠爲急著似聞未能盡如執事之請而招軍已至内地人心驚疑無肯應者似聞已有中輟之旨此蓋長沙所當深慮竊聞其幕府泰然未審果何如也區區之愚不若且移副閫舊治練衮吉之兵亦次者也台意以爲如何書生不識時宜然亦同此憂國之心顧執事專意講求西南之衝要於閒暇未及然之時令之攫攘官職者必退

避於緩急之際未必非執事當此重擔惟高明更加之熟慮若夫豐碑巨碣意則雅矣句則健矣讀者知所警矣執事談笑翰墨自是出入數等於斯時也而可以此為事業哉區區所望於執事者非止此也執事交盡天下士亦何取於某豈以其無用於世而不以戇直為嫵乎今之士捨科舉之外無他學也世之所謂有才具者又皆出於俗吏之手豈識儒者之實用哉惟執事當以儒者之實用立門戶世俗伎倆屏去之幸甚九江乃陶

士行之故治也其事業亦有當於高明者乎

答吴松林

近聞遠趍邉闈密賛機謀將有千里之行正恨不得攀送且不得專价導嚮往依戀之忱忽拜誨緘謙德滿紙感甚愧甚又蒙傾倒真情敷露出處之意以寓别尤極感佩執事自桐川歸入山堅坐今四五年矣未嘗不歎咏高蹈絶識之過人今乃為一議幕牽挽而出方疑執事自待之不厚也来諭以為無官可做謾為禄仕計固

非知有榮進之想白首舍己以從人亦甚屈矣今未論因不失可親之人而聖人嘗度時義教人不可榮以禄者其旨深矣成事不説某不當瀆區區之愚更惟裁處於進退久速之宜或恐可以少答知遇之隆也名集細芽拜賜珍藏和靖所書東西銘四箴石刻敬以侑書大風正寒乞金玉鼎茵為時自愛自重不勝拳拳之至

賀陳本齋

共審榮膺帝命分任史權自業麟經久斟酌百王之大

法始參鶡序即刪潤四朝之巨編必是非賢否之大明想邪佞姦回之甚恩應笑昌黎之怯懦要追司馬之雄深豈特儒者之榮抑亦古人之幸仰惟慶愜其自安隱約於陋巷不求聞達於當時俟入眷知始終如一平生得此於人指不多屈感佩何可忘自別朝軒恍焉如夢五柳溪山冷舍風月猶如故也風致與人俱往矣如之何而勿思行看進書褒擢正色要津與其誅既往之姦諛不若鋤當今之佞倖此拳拳深為世道有望於君子

之得時者如此偶看得隱逸傳中有魏國録揆之胡正字憲與焉此二人自合入儒學中豈有身為朝士而謂之隱逸可乎蘇雲卿之事蹟徒欲節文血脉精神處俱廢矣據所知者如此推之他傳可想曰子既迫不知高明何以處此雖不隸卷中有顯顯礙理者恐亦只得早舉而白之無為後悔若大費爬梳亦當且展進書之期可也

回鄭親求岩桂賦跋

茲蒙寵示岩桂賦倡和欲某掛名其末甚感某嘗整衿
端玩皆軒軒然有淩雲之氣誠得當今魁彥印證於后
為宜若使潦倒無成於陋巻者點綴則為此巻之羞不
祥莫大焉由是不敢措一詞謹謹歸璧然既荷不鄙夷
又不可不少見微忱佳製有曰孫枝孰可繼其芳惟子
足繼又曰盛美不在予而何在其自任者可謂甚勇其
所以自期者無乃太淺乎何其眇視宗族旁若無人大
畧矜夸之意多而非所以培養退讓之風也政使盛族

果無可繼前芳尤宜哀痛感慨厚自豐植以遠者大者自期可也每舉進士不下數百人賢否邪正雜然並進縱在高甲又何足以繼先烈仰惟先正師保氣節勲業著在國史播之天下後世豈在區區一第哉某亦潛觀密察賢親天資俊敏自可有為願以器識為先窮探學問根本見於躬行者篤實無瑕則人稱之曰北山之後有此賢孫曾可謂源深流長矣盛美如是始可繼芳也非恃親愛不敢出此語惟高明亮之

回潘汲

近歲得幸獲奉英標於琴瑟書冊間辱眷與厚甚鳶飛魚躍各適其適終不可得而同趣也故人戾青雲翔天表一舉而知山川之紆曲再舉而觀天地之圜方猶肯下顧雞鶩之栖栖耶一札度垂虹而南飛委餘光於陋巷恍然落月之照屋梁驚喜起舞賜諭令姪之事某久服高誼當時固嘗從史一語豈知麋鹿之性習荆棘草莽而無長林豐草之志今已備嘗艱難須有悔艾之意

彼筆生者不患其不從此却在高明思有處之庶可終此大患蓋不徒曰飲食之而已必加教戴撫存之然後可玉其成耳未知台見以為如何鹽官趣戍不審合符在何日亦畧歸鄉否某病暑入秋尤甚筆硯久荒聞便丞書此以答雅意莫能盡傾所欲言家兄辱賜問尤感令再三拜謝伏乞台察

回葉成父

某伏蒙不賜鄙夷再辱緘示問仁之疑義肅容三復渙

然冰釋尤見舍己之勇求善之力無纖毫固吝之意二章改本已極明瑩剖析甚精不可強指瑕纇矣以愚見淺陋觀之克復二字雖是著力用工非是先存此心如何遽能如此用力所以其他弟子不告之以此正是未有顏子不違仁之功其不能不違於三月之後者便是要他克復以全此仁也其餘日月至者如何便能如此下勇猛手段朱子所謂教顏子以殺賊手段者此也若仲弓正是教他一个敬字以防賊入来耳程子下皆盡

二字朱子下一全字亦是合此意思程子云方始是仁者以全體言也此是於令尹問目外因及此耳未審高明以為如何此間朋友先来多是以為訓做字看来做字不特是粗而亦有病仁是人元自有者何必去做他乃知文公下一个全字是有萬鈞之力来教於此一段恐未明瑩罷示先天圖却於此備見此公之為學矣想是他自有願學之心只是不得師友不循塗轍往往自盲撞剽些道理来説便欲將来立論悮矣康節之學非

是難學葢是不可學若一一定之於數則王道可廢世教可息三綱五常任他作壊不必扶持亂臣賊子任他縱横不必誅戮何者其數當如是也數之為學固不可謂無此理自是天地間一珍祕物事不可将来治國平天下此聖人所不學也以二程與康節如此密熟甚欲傳與二程而二程不肯承當者是誠無用於世教也但渠精於數因用心推得天地萬物之理於吾道無悖是以程朱以来推尊之而不敢非也若是正面工夫只是

數學後學求聖人之道自有正當常行大路正不必向康節脚下喫辛苦討道理也於此可以見他無師友盲撞處亦甚可憐也非蒙尊兄下問之勤何敢放言如此然亦不敢以為是惟高明有以印證之答未發之書尤更直截分明不知疏菴新昌之講是何人後便乞賜報夫仁義禮智信性也皆未發者也本不可形容孟子是將情来説因其見於外方知内有此理耳未動之時如何下注脚不知毅齋如何説未發之體併乞推教

復陳本齋

某於臘月二十有六日拜書修慶逸唐實夫轉達未知何日可澈氷甗歲正之四日伏領賜書正某修書之日也是日金華有雷電之變知契好不替腦合如此何感如之某學識淺陋不敢妄論古今茲因執事與修史筆敢陳管見亦不暇詳其條目姑以大綱言之太史公之八書嚴矣所包固有未盡而封禪何足以專一書其後立儒林傳乃與佞倖滑稽雜流並列何其識慮之不高

也猶有可掩瑕者能以夫子列諸世家而門弟子附焉以老莊等自為别傳亦知所尊矣班固作十志視八書有分有合有增有損而藝文之為志名既不與諸家雜出而崇儒重道之意比太史公益下矣范曄之紀東漢不得與班固並稱自古之論然也曄乃别出文苑一傳於儒林之後既知有本末又别立黨錮傳於前則其識不可謂不班如也此傳雖前所未有義所當立且東漢之盛孰有踰於黨錮諸賢哉魏晉以下固不足言共推

國家之所以遠邁漢唐者亦以周子再開萬世道學之傳伊洛諸先生義理大明盡掩前古今上聖德巍煌未易形容其有關於世道之最大者莫如封五子列諸從祀崇尚道學表章四書斥絶王安石父子之祀也今四朝大典成於今上之朝舍此不録縱史筆極其典法而五子之徒浮沈出没於列傳賢否之中便無精彩豈不為千古之羞嚮者敬岩姪嘗奏請於朝乞立道統傳朝廷不肯取旨收索宣付史館區區之愚以為道統立傳

却小了道統當作一志豈不勝於經籍藝文之志乎若欲作傳則當曰道學傳終不如志體所該全備伊洛以来門人弟子著述書目悉可類聚首載吾道今上臨幸辟雍之詔吾道粲然可以上接夫子世家下陋東漢黨錮豈不偉歟此非導諛於君也將順其美是以格其非心大臣愛君無所不用其誠盖如此某因有白事雖私實公乾道庚寅先大父諱某宰長沙葉丞相某宰於潛劉史君藻宰崑山皆婺人也皆以邑宰聞孝宗留意学

民之官幽隱必達一日三公俱被召天下翕然聳聽莫不奮厲五月大父面對稱旨即差知嚴州實代南軒張宣公辛卯信州驕卒作過兩易大父知信州壬辰冬召赴行在十一月十五日奏事十六日徑除金部郎官繼賜奎畫訪及治道癸巳五月兼崇政殿說書秋以讒者謂大父漏泄禁中語出知饒州自是老於麾節間恐此事實錄中不曾登載不特大父被遇上恩之隆如此尤足以見孝宗考察州縣之能否破削資格而用人無朝

蹟而徑除郎以庶官而蒙御筆兼説書皆當時異恩也是以宏模偉德之一端恐秉史筆者之所欲聞子孫沈淪無由録送上官幸執事左右史事不敢不聞大父事實見朱文公文集第八十九卷神道碑銘之内大父官不至立傳今不至立傳而得傳者亦不少某之事力不能進狀今聞從伯祖尚書諱某新得入傳按史法亦有附傳之例大父與錫山尤公為同年進士情好甚密大父卒錫山亦賜誄辭或辱鼎重轉達史長得附傳以垂

不朽豈特存没被惠而亦足以補孝宗聖政之分毫進退惟命非某私情所敢必也某家藏宋秦公唐史吳兢傳稿一卷其蹟粲然惜向者不曾拜呈當時李文簡公亦爲大父跋數語即模勒鋟木于史館某亦得墨本今以納上不知此刻今尚存否吳公真足以爲萬世作史之法則而秦公刪潤之功大有警發恐或可以少裨大手筆也

答王景梁

昔往南溪攀別而逸駕竟已先驅悵然而返耿耿至今之日伏奉手畢之光慰感栢懷謙詞滿紙推予過情此則非所敢當宗兄坦夷磊落刻厲辛勤青雲之科不占己孚舉業如是足矣適此青春鼎盛葢亦用功於根本之書以培養其窮達之良心開眼闔眼無非受用之實地記得朱子語録中有一段說用舍行藏云他人用無可行舍無可藏惟孔顏有以行有以藏於有字說得極重雖未必當時聖人之意於學者警發有功若夫家貧

親老別無妙法只有敬德修業四字須是念念在心以聖賢為標準盖自古無餓殺聖賢也此某平生勸勉友朋之拙策聞者莫不笑其迂自謂忠於告人莫出於此若欲別求妙法則墮坑落塹者紛紛皆是不審高明以為然否吾儕遠書訣語彛儀皆在倚閣之數併惟識察

答蔡子明

某此月初得之郵傳天下開悟王言載敷尊公久軒先生陞華邃殿暫逸琳宫知衮衣之將歸副鼎鉉之素望

政恨未能求端便肅晉賀櫝立齋歸反辱寳墨雙函以
宗文賦警策晦陋上原大道之傳下閔邪説之害指示
後學之正極其坦明伏讀竦然起立又知褒拂過情將
有堂職之命尤極愧惕但某學不自力老未有聞上不
足以窺聖賢之藴下不足以騁功名之塗抱塵編蠹簡
於陋巷守天下之至拙何足以宜振德之賜此蓋仁齋
平日以人物為已任不忍一夫之終棄政恐鼓康瓠於
大雅之側適以累知人之鑑既聞時論一新得以全純

愚而安隱約豈勝大幸竊惟仁齋以高明之資更練世故洞達物情運量斯世如鑒如衡不失毫髮天假閒暇正欲培益其積累之原益礪其問學之精願於此時寶毓神明使心廣體胖上以左右尊公副四海具瞻之望下以蕃衍英嗣續三世慶源之長區區之愚不敢道諛於尺牘中以爲盛德之報狂生故態不入時大率如此伏丐鍚察

答何寛居

某自去歳修頁謝忱匆匆不能盡所緼而書生疏闊當世事情妄議天下事既而不覺自笑政欲髙明知山林腐儒真無用世之才可以置之度外而某亦不敢以尺書復進於氷軈非敢忘德也出處塗轍不同也伏自榮登朝著擢用日穹曽無一字詗候起居頌望經濟真不足置之齒牙無疑矣因北山之回介拜書餽之甚渥雖曰錫類之仁真無所為而為者尤見義利之限界甚明也發書啓篚則精畫名刻在焉盥手揭之素壁盖執事

以平日之所受用者開論後學甚切但塗轍分限俱含兩端使學者何所擇至於詞真氣温量寬鑑嚴自是名言亦恐方圓大小二句終未能勝也人知此二句出於孫思邈而不知孫又出於淮南子渠更有一句云能欲多而事欲鮮雖與上二句未稱亦自有味也高明以為何如又蒙録示西南備禦之方尤見憂時體國之要策蚩蚩熟寐誰慮及此不必伏波聚米而形勢瞭然在目西邉防禦添兵雖不多已為兩路之重因只得且如此

經理古郢之要衝非識古今形勢之精不能及此蜀運之急尤今日之最當先者若止取辦於荆襄似亦非計不如勉其復四川之險要護成都之沃壤則蜀運自寛若夫屯田清野之二病非一黄榜所能革此則恐欠區處愚不知兵妄意如此但今日之患上下無一定規模若主議之人在内則恐奉行於外者易差主議之人在外則恐居中主張者易揺所以今日事事無終始績用不成者此也或得於西邉專一道之事力畧如維揚之任

責使之經營積累以數年為期庶或可以稍成頭緒但君臣之遇合難保古今功業之難成其成其否天也非人力之所能必也然食人之祿立人之朝義當自盡其心焉耳扶三綱不至於沈淪拯百姓不至於塗炭賢者未嘗無此願也事之不如人意者何限豈得盡如所願哉畎畝微生日夜望聖君賢相以天下為心損上而益下瘠已而裕民邦本固而公道昌庶幾如執事之高明翕合衆志赤心任責尚可為也未知能副此願否未知

何日得拱丈席以聽開濟之規臨風馳神

通陳本齋

孟秋既望風露已清濯纓垂佩人望益高后皇嘉相五月末因碩夫兄行嘗附一書以道仰德之誠必已上徹氷矑繼是天氣向熱痼疾微動兼為濕氣薄腰腿間屈折頗艱由是尺書不嗣七月初忽聞執事去國為之惘然繼之以喜執事之去甚善矣猶恨其差晚也審執事之踪跡固明矣猶恨心事之未盡白也雖然頹波滔滔

峙柱獨立信賢矣哉某嘗愛坡公之言曰閱世之治亂必觀其人問人之賢不肖必以世考之然亦如之何而考也不過出處行藏進退語默之間見之君子不容於世君子何病時之羞也君子苟容於時時亦何病君子之恥也能各知所恥則世與人兩得之矣執事之去蓋力請於師尹得郡之時乎師尹之去固甚巧矣章貢之行未盡善也心迹俱明者於此時惟陳右司一人而已師尹之歸匆匆一見且曰少定再入城當從容也既而

又匆匆過城挾無適行矣無適於是得脫陷阱其言謂西澗迋從回至此催迫就道若果未有行意亦何妨却之我之遲速豈吏輩得以持其柄哉此事姑置之鄭定齋曾聞其消息否昨傳其得興化既而興化屢易守獨不見其姓名心甚疑之執事必知其詳願埀一報潘介岩既歸則為終焉之計亦無一字入城府但聞其卜築為人所惎未為穩也書生舉事不免一跌尤見此老之淳德林國録袷韓絜閤境皆寓金華二公人物雖不同

皆佳也亦得時奉從容餘非淺陋所知執事一出五年乍歸家山其喜可知僭有高風行一篇姑見頌美之意幸垂藻鑑謹專人詞候起居家兄臂痛不果修書立齋姪別已拜書令似諸位德業日進和父既得胄牒魁占無疑不敢拜狀乞斥名瞻見未期敢乞康濟一身自致中和倚需時運之復以大發揮

回楊行父

一別芝宇轉膈十餘載回首遊高明諸同志如在天表

清夢栩栩未嘗一日不懷想瑞岩便至忽領藻緘高誼不忘既慰且感浯溪古刻分惠此意尤厚緬惟即日歲云暮矣霜旭烘晴侍學有相雅候萬福貴集中外鴻祉惟均某冉冉餘齡待盡陋巷幸有殘編繙閱如見聖賢此心不敢怠也垂諭堂扁極荷不外某素不以字稱何足以承盛意只此二字觀之則知學識迥出世表所以處家持身得其要矣遂欣然勉強一書併綴數語以復來施未必可用更惟裁處某近刻何北山所著魯齋銘

以墨本納呈至布一覽無由會晤願言力學躬行善保斯則為千萬世子孫之基不勝拳拳謹奉狀不宣

回陳樵翁

維時急景凋年雪慳寒薄共惟梅邊雅興塵外高譚白龍薦祉尊候動止萬福雲關仙輯錫慶川融某束書聖則獲並英游餘十載矣每辱加念墮筆底龍蛇之寵光彩陋卷式重斷金歲寒之心度越世表不勝起敬不勝懷感仙都水患固久未聞連歲之頻仍濕氣著人故易

成疾此亦氣數適然非一人所關係於不堪其憂處樂亦不改方見學力也物價翔湧非實貴也會日輕而物日昂勢所必至小民從容不見窘色此最是好時節不敢歎我生之不辰某雖無用於世七十六年喫了二百七八十石米可謂古今之幸民造物之賜侈矣旦莫入土尚何言哉尊諭書堂氣象翕習閙之不勝欣慰以諸賢扶持作成之盛自應不同但欲求前廡於他部殊非策也第一是人情不相知風俗不相入却與仕宦者不

同他職尚不可況於直學乎此尤不知所以上承雅意

㴬卑士風不競久矣如某掩關衡茅後生英俊望望去

之罕曾識面何由知其賢否蔔未有文承則前職未可

解組或先有才望佚之已久不妨再任儲材當在平時

若求於臨期必至於苟且矣惟執事加之意風鰻之賜

甚感久要不敢不拜靜念疎陋無益於聖則每歲必蒙

專价問勞固足以見歲寒之盛德但舊朋友在堂甚少

新者不相知妄叨重恵掛名簡書起人厭薄今天運將

周不為不久用敢拜手控辭乞注於籍今後不必專价或因有便一札半行足表交情臨楮怳禱非敢自取疎外不盡歡竭忠聖賢之訓也瞻際無期願言金玉體府以棣吾道拳拳不宣

回於晦仲

某老境寂寂急於歲莫幸未寒殘編斷簡之盟思我良朋恨無飛羽齋藏忽有好音璪緘在手垂露粲然欣審即日霜旭烘晴絪維聖則台候有相萬福来諭纒繞塵

俗此固人家所不能免然日用疇應何莫非事事所當事即此是學一事一物之中有無限道理不當厭棄事物閉門獨坐方謂之學也且閒堂中依前翕集只是舊友甚少耳況今右司新被朝命主此精廬神交氣感多士景從當衿佩雲合也某衰瘁無益於書堂每歲必嘗遣价訪問生死此意甚厚甚感激無窮但年運而往今已十載無益有損後之来者聲問不相接必出勉强或為虛費之累使拜受尤不安願嗣歲倚閣此例庶幾安

分免貽殘喘之羞幸甚玉峯得書云今年書堂再被水浸濕氣能為人患殊欠良策不審可山頭起幾間否今夏荷周平之来欵數月喚醒舊夢但某生意甚微不足挽其久處為之憮然某被嘉惠甚腆公帑私覿兩極其至祗受皇恐無以侑書謾以絳炬百兩浼使价復於執事切冀容留會叙莫期願言力學自愛益大遠業不勝忱禱不宣

回韋軒

某不敢以藏府彜儀自取疎外近領台誨光風襲人達
仁滋永思仁感深曩者高軒數過蒼苔閒令猶隱隱有
石聲也伏掌紓念寂寞華予嵗莫五雲之朶先春而來
欣備彩衣受命王筍偕班難為弟難為兄一出一入賢
哉父賢哉子拜後拜前真體元為萬化之基兼思孝備
一身之美朝於王所允若天心豈特親愛之交懽實為國
家之盛事聞郵音而倍喜就慶牘以非恭仰祈鑒宥某
衰伏窮簷賴庇茍安尚勤綏軫頒寶劑以扶其龍鍾封

名畫以寓其繾綣意重丘山感深河海少延殘息實出
大生揭雙軸於坐隅拱高風於天表匆匆治報未盡精
微惟洞然相白不宣

魯齋集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魯齋集卷十八至二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鈐

校對官侍讀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楊鸞

魯齋集卷十八

宋 王柏 撰

哀挽詞章

挽曹叔獻

野草何青青野花亦蒼蒼王園翳煙樹東風開泉扃靈辰倐祥練祖載何因循半生安陋巷簞瓢澹無營天命有窮達書生多苦辛北邙同一路元盧等枯榮我本里中子升堂托微婣每懐梧渡語惟士有常心几杖雖疎

閭睠睠敬愛深故家喬木瘁不復典刑存流水桃花窅飄零薤露音幽宮一以閟清淚洒芳春

挽汪帥參

一世欽齋老聲名四十年氷融南省日春滿洞庭天笑語當時密交情晚節堅秀英今已矣新閣獨歸然

右一

世路艱危極人情政可歎未聞親子在而有外邪干軒冕多為累簞瓢未必寒此皆身外事且閟一丘安

右二

挽潛齋王樞相

忠簡流餘慶文忠印此心詞章傳世久事業得君深不盡風雲會寧知歲月侵九重驚殄瘁讒者舌方瘖

右一

治命深衣斂親題石像鐫精神傳巨扁風月掩遺編流落人間境陶鎔物外天建安名教在他日配先賢

右二

總角思先友同宗麗澤傳典刑諸老盡文獻舊家全文

道從公晩知音去我先淵源誰與遡愁絶伯牙絃

右三

精舍北之北幽宮南復南兩山生死寄千古姓名諳地

勢蟠空壯溪聲戰晩酣青烏發天祕萬壑拱遺龕

右四

代挽王潛齋

自立西山雪聲名四十年清忠奎畫重忠簡壁闕廊

廟風雲斷園林歲月遷潛齋元不死有子續遺編

右一

先世論交早名公不忍忘共期霖雨施忽掩斗樞光北墅風煙慘南山草木香片雲閑白日卹典耀龍幰

右二

挽丁知縣

蚤識北平貴從遊五十年遲遲登虎榜急急到鳧仙振起非無地榮枯自有天老成彫落盡一壑鎖蒼煙

挽施子華

哭子天倫變賢哉更可傷毅翁悲祚斷學者悼師良缺月窺元室凄風鎖奥冈身雖隨物幻名筆起潛光

挽郡博士侍班劉公歌

東風變九野萬物負生意素韠何欒欒清血洒幽隧猗歟靜壽翁歸全可無愧人生托溟涬消息同一氣過化来者續自昔歎川逝温温夙好修甄陶瑚璉器凝乎舦自度澹乎靚且遂詩書以為粮忠信以為饍人皆崇榮

途公獨徐攬巒三轉坐臯比五鶚爭自致上培德誼種

下開文字瑞一子通金閨一子需大對衣冠繪慶圖豈

料造物忌學校失師模鄉閭思善類梅花已流水草木

誰臭味惟有篤厚心叮嚀期嗣世

桐陽散翁挽詩

縠水之西巍然一峯是曰道堅翔舞而東林巒蓊蔚丘

壑渾融雍雍聚落惟金之宗五世積累鍾此散翁散翁

頎頎生有異質學敏而博心廣而實廼孝廼睦廼大其

識教子一經維寛而栗教人盡己維久無斁選舉法壞取士以文決於一夫升沈遂分良才美德所甘隱淪負我求我負人非人兩語垂訓風俗反淳我之識翁因翁二子典刑是親翼翼亹亹曽不幾見翁遽不起我来哭翁亦已晚矣匍匐之義真可愧死我既哭翁亦相佳城千嶂矗矗萬壑沄沄一丘永閟昭明上征萬壑沄沄千嶂矗矗子子孫孫載昌載毓

哭錢學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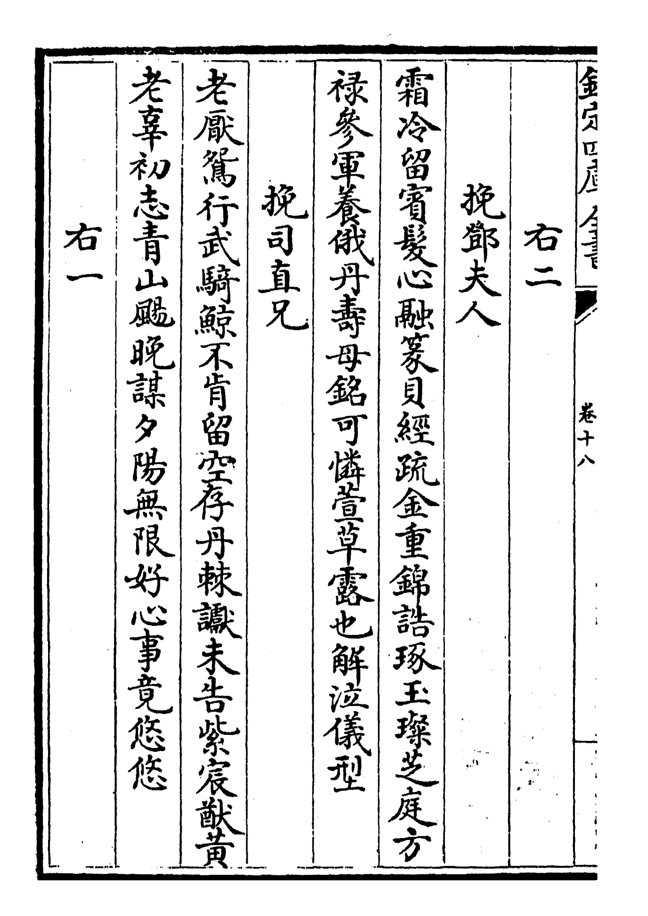
魯國黔婁死升堂弔者誰不邪能至此千載有妻知凜
凜默成德清風百世師舅甥貧到底終老外家祠

挽汪約叟

幸有靈光在天乎作麼亡生来最真實病裏亦康強和
氣留丹鼎清塵凝筆床溪山呈秀處風露悄凄涼

右一

憶昔先君子金蘭氣味投中間有生死一別幾春秋晚
漏傳幽夢英魂覔舊游城東煙月冷應是訪新丘



右二

挽鄧夫人

霜冷留賓髪心融篆貝經疏金重錦誥琢玉璨芝庭方
禄參軍養俄丹壽母銘可憐萱草露也解泣儀型

挽司直兄

老厭鴛行武騎鯨不肯留空存丹棘讖未告紫宸猷黄
老章初志青山颺晩謀夕陽無限好心事竟悠悠

右一

典重班諸老聲名始壁流閑尊拉佳士襆被闖前修月冷金閨籍塵生玉杖鳩梅岩傷目處鴈影正賓秋

右二

晚始親荆玉劬愉氣誼稠泰壇霜月下暑枕夜江頭一困闗公念連書釋我憂平生知已淚寂寞洒新楸

右三

挽朱侍郎

國論多同異身名有險夷一從離紫槖再不上丹墀慷

慨風雲斷飄零歲月移却因閒得早冷眼看人癡

右一

渺渺康湖水峩峩蜀野山是翁元不死蜕骨此中閒草木券臺綠莓苔翁仲斑白雲傷北望清淚更潸潸

右二

宗夫人挽章

勲烈高忠簡夫人衍慶源春風南澗藻秋雨北堂萱鸞鑑傷孤影芝庭茂兩孫清霜凝素仗璀璨滿西原

挽何無適

二五之精清通瑩徹有鍾於躬非賢則哲嗚呼無適自幼卓絶奴僕選騷銓衡莊列鞭霆走電不可追蹑一操而存肅整轡轍著書未就不幸短折既賦以奇未易泯滅世外精神筆頭風月有閲斯立有安斯魄既安爾魄既葬爾阡是曰反終是曰歸全人生斯世豈必百年欲動情勝萬事出焉孰好孰惡孰嗤孰姸孰過而改孰善而遷一征物表浩浩其天風定水止月印萬川陰陽不

獨動靜不偏既靜復動太極炯然

馬華父母葉氏挽章

力疾呼兒語民方弄潢池兒職不可緩母疾尚可為繻衣纔出境肅斧旋芟夷百姓得奠枕歸来拜慈帷母訓不敢墜母喜開雙眉陰功覃雨露慶報當期頤孟夏草木長庭萱何遽萎平生事儉約猶有嬪時衣熏爐經卷靜不復朝莫披西風秋又晚莢菊思年時瞿瞿臨祖奠清血廳漣洏明朝寉岩道舊冢連新悲

挽頤軒張朝奉

藹然一氣備天和不盡人間歲月多鄉里同聲稱佛子兒孫相繼奮儒科蠲租捐廩今無有判豕然燈可奈何德在人心真不朽幾多麟碣汙山河

右一

挺挺長松施女蘿平生能得幾相過總惟遠辱雙絢到淚眼猶瞻兩鬢皤曽未經年成契闊至今一慟竟蹉跎吉人已矣難重見山口悽悽薤露歌

右二

挽張佛子

嘉慶圖傳世所稀夫何佛子遽西歸平生施予心無為時事艱難衆有依德誼百年猶積累詩書五世漸光輝兒童父老傾山谷洒淚追隨丹旐飛

右二

陟屺雖頻莫慰心見公猶幸母如存東山何事遽陳迹西路如今又斷魂柳翣忽臨新冢道林花空滿舊時園

一衿和氣歸何處化作功名遺子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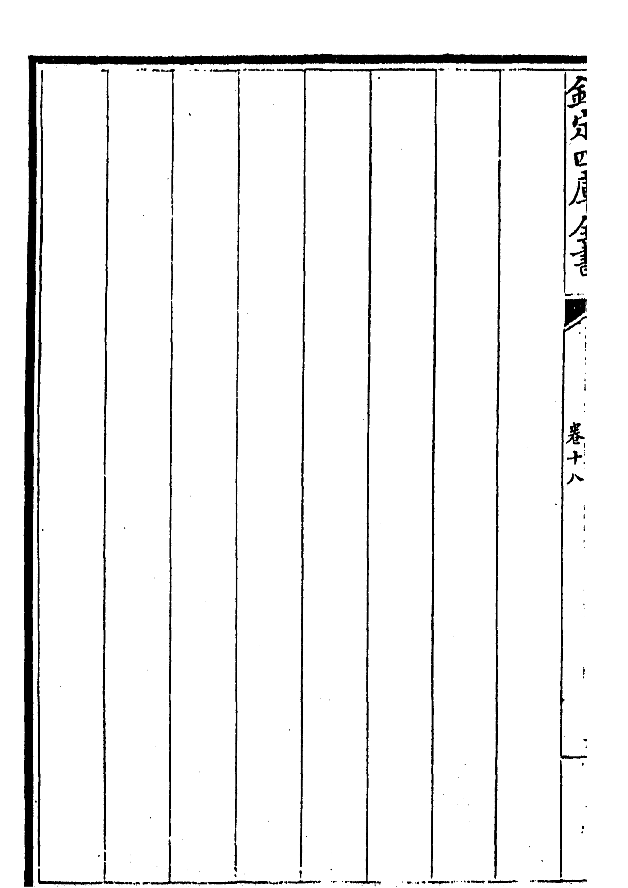
右二

挽徐郎中

郎潛不復坦衿期留得清名舉世知老矣空還新虎節歸来只是舊鴻禧危言寧免班行忌已死猶聞海内推病裏僅能成大厦當時燕雀不勝悲

挽趙龍泉

闕



闕
水蒼煙迹已塵

右一

少公稟氣後三年易簀翻居三日先學數弟兄猶間有壽隨父母獨誰全悲哉易感精神往造化難憑禍福遷

應恨南山人遠去從今獨卧北山阡

右二

蘿落縱橫一逕分平生杖屨幾登臨某山某水機械露彼室彼廬情分深檢校舊規心欲折摩挲新誌淚難禁

素車白馬人歸後鶴唳猿啼總此音

右三

林省吾挽辭

羌若人兮大帶而深衣張拱徐趍兮儼乎其若思動有則兮神定澹無欲兮心夷便儇嶔巇之紛吾前兮醯雞起滅忠信傳習之省吾躬兮聖賢我師伊春陽之冉冉兮生意方懋何雪霜之不仁兮荃蘭遽萎寒三后之純英兮時不得而榮悴抱太極而永歸兮哀與我之其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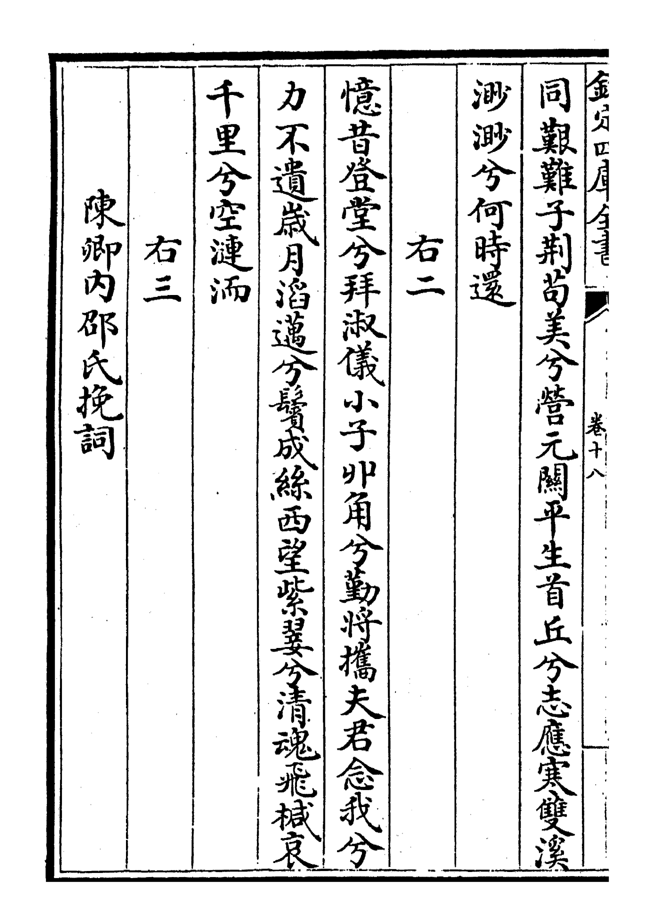
雲沈沈兮淒𪋻風稜稜兮斷澌長田長田兮寂寂永夜暢旨獨立兮千古名垂

滕匀齋内楊氏挽詞

東風捲地兮摧千紅松柏青葱兮啓幽宫龍幰廣柳兮辭薰櫳埋香掩玉兮甘長終芳草萋萋兮春又空東君寂寞兮誰與同

右一

吳門山少兮煙水寬一錙千金兮尚云慳夫人勤儉兮



同艱難子荆苟美兮營元闞平生首丘兮志慼寒雙溪渺渺兮何時還

右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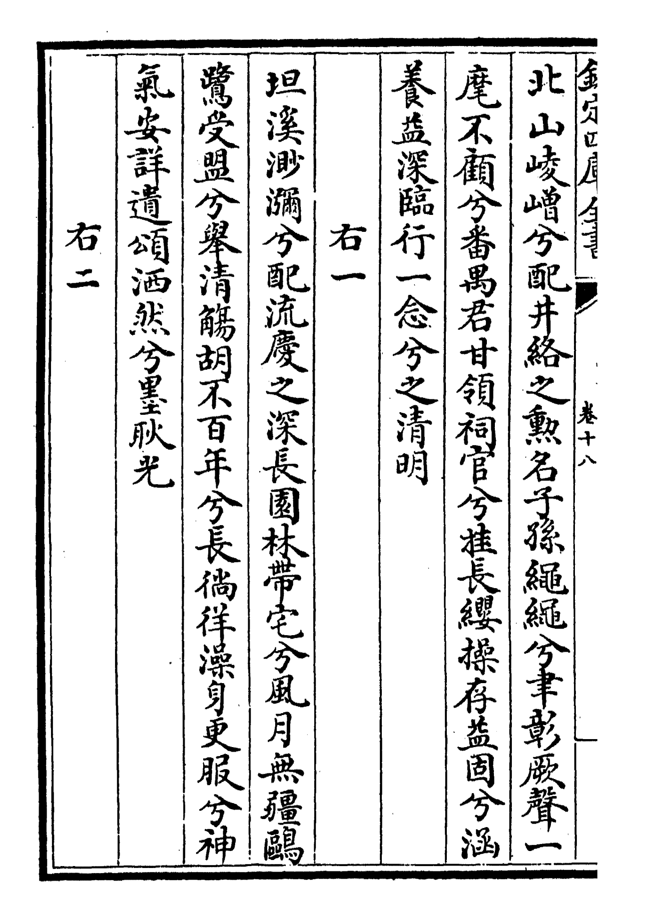
憶昔登堂兮拜淑儀小子丱角兮勤將攜夫君念我兮力不遺歲月滔邁兮鬢成絲西望紫翣兮清魂飛棫哀千里兮空漣洏

右三

陳卿内邵氏挽詞

羣山峨峨兮屏下環鍾為人英兮司賢闗風雅解頤兮簪佩珊珊有女穎悟兮拱聽惟聞識性情之正兮婦德閑雞鳴戒旦兮夜漫漫氷清玉潤兮卿月相傳夫君騎鯨兮今幾年綱紀繩繩兮閨門肅然樂山堂兮花木正妍蕙槁蘭萎兮棄釵鈿凄凄東搗兮藏風煙畫翣流雲兮去翩翩飛絮寂寞兮隨珠軿忍看雙壁兮沈黄泉龜趺螭首兮何時鐫山靈呵護兮祚綿綿

鄭寺正挽辭



北山崚嶒兮配井絡之勳名子孫繩繩兮聿彰厥聲一麾不顧兮番禺君甘領祠官兮挂長纓操存益固兮涵養益深臨行一念兮之清明

右一

坦溪渺瀰兮配流慶之深長園林帶宅兮風月無疆鷗鷺受盟兮舉清觴胡不百年兮長徜徉濯身更服兮神氣安詳遺頌洒然兮墨耿光

右二

北山寂寞兮號東風坦溪嗚咽兮繞元宫曉露滴滴兮
泣蒼松芳草萋萋兮劵臺窿窿體魄永藏兮魂遊太空
一聲萬里兮春無容

右三

馬華父母葉氏挽詞

苕溪猩鬼兮呼嘯幽篁綉衣一出兮血膏斧鑕茄鼓歸
来兮拜舞北堂潢池夷靖兮母訓是將慈顔開喜兮家
國之祥薰風自南兮草木正長胡不百年兮俾壽而康

庭萱夜殞兮奩玉畫藏使者菲屨兮桐杖皇皇一道生靈兮悲如我傷

右一

瑶岩嵯峨兮龍翔鳳飛元廬肅啓兮松楸露晞東望窂隴兮劵臺依依靈辰不留兮夷牀曉移紫萸黄菊兮奠祖一巵熏爐經卷兮儼如生時靈幄香銷兮猶有殰衣音容寂寂兮萬古永歸龍幌黼翣兮驂神魁一聲蒿里兮風號谷悲

右二

李三朝奉哀詞

羌與公別兮幾二十年思渺渺兮路漫漫棹剡溪兮乘興訪故迹兮愴然下晉齊之拜兮如夢挑燈道舊兮猶平生歡我少公兮六歲悼彼此兮華顛解予佩兮授予館言未終兮歲已闌會公疾兮孔熾怛盤窮兮拔彈聞易簀兮數語意穆穆兮詞嚴湛神爽兮不變驗學力兮深堅自磐川與玉局兮交一世之名賢宜公之好修兮

羞芳蕙而糗荃蘭退靜處而莫我知兮老冉冉其流連
厭塵世之轇轇兮倏昭明而遊仙幸與公兮永訣撫往
事兮自怜言告言歸兮邁邁有懷渭水兮淵淵棲遲故
隱兮全純愚而孤處當歲莫之急景兮閒公窀穸之有
端皎皎兮懿行卓卓兮瑶鐫涇泳以適意兮鳳岡樵隱
之遺稿纂記以廣業兮春秋族系之巨編豈待是而不
朽掩既往之孤搴蘭風之皐兮望不極歌薤露兮有淚
懸泉

蔣叔行挽辭

萬山蟠兮有宅一區吁嗟吉士兮心古而色愉平生激烈兮談忠義之事求師教子兮必有道之儒流德誼兮鼎鼎浸策定兮功名之途引壺觴兮自適玩日月之雙車有淑兮爾配絲枲兮劬劬指期頤兮二豎立疾既偕老兮亦相繼而長徂望雙旌兮有慟酹一束兮生芻

右一

萬山蟠兮新此一丘吁嗟乎吉士兮靈辰不留佳城鬱

鬱兮馬跼不進前岡隱隱兮牛眠是求窀穸兮有隧
枕皐隰兮沃流東望兮廬舍西望兮松楸白雲兮生死
同塋黄壚兮杖屨昔遊孤哀哀兮罔極悼慼慼兮千秋
帳素紼兮莫執相爾些兮商謡

右二

朱昭父挽些

春風初開兮别君南浦詠君輭軸兮冬又暮曾歲律之
未改兮生死異路吁嗟乎實齋兮有前修之風度瑟瑟

倜倜兮凝然寒素不忮不求兮未嘗偭繩墨而改錯視萬馬之奔逸兮斂組轡而獨駐安於一實兮豈斯世之足語天何賦之厚兮而奪之遽何旅翣之未返兮合豺虎而哮呼凛世道之睽兮良士瞿瞿想君一笑於冥冥兮豁然大悟山靡靡兮旁圍水潺潺兮在下付萬事兮雲空翮一壑兮千古

悼蔡修齋

羌世運之緯繣兮何故老之不慭遺持寸膠而救千丈

渾兮誰與同而共治身一約而蹈遺烈兮不沾直而不徇時西極八桂東連吳會兮貫南紀以周馳以節用愛人兮以靜重為威謂直方大之德才學識之長兮親結上知方增重乎本朝兮而疾疢以乘之猶癯癯乎筆削之志兮浩浩乎汗青之未朞遺稿山積兮孰續而孰維擅一代之鉅典兮疑造物之好虧吁嗟乎修齋之典刑兮蹇長歌乎已而余幼好此奇服兮今冉冉而華顛悼窘步之數奇兮安陋巷之瓢簞公獨閔其寂落兮擘微

芳而遐褰時舒愛而申情兮曽不間夫郵傳弭娶節而西来兮拱茂行之淵淵吸松齋之沆瀣兮飽坐嘯之蘭荃鳳高飛而莫縶兮徒延佇而路漫漫何音問之不淑兮駭騎箕而遂仙睇長江而太息兮涕淫淫而惘然撫巨編之遺則兮神馳乎洋奐之佳阡念歲律之云莫兮奈狂風之蔽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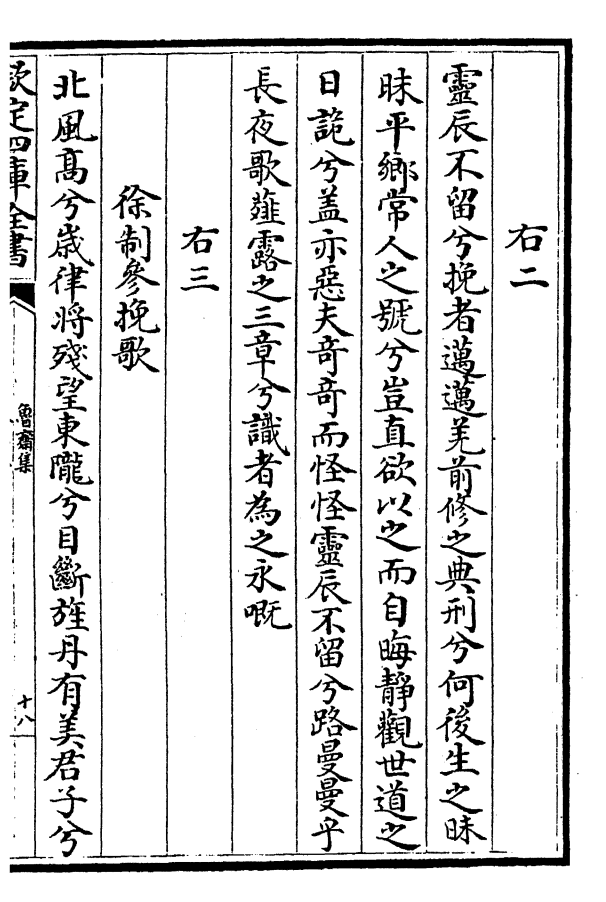
挽時僉判

靈辰不留兮挽者何悲羌茂行之皎皎兮而今已而惟

孝友百行之首兮何習俗之日漓惟不虧其降衷兮何足尚乎浮辭靈辰不留兮斯人永歸薤露一聲兮行人淚垂

右一

靈辰不留兮挽者徘徊羌若人之秉德兮佩先訓之不回以直道事人兮任當路之疑猜坎壈一官兮窮達何有於我哉靈辰不留兮君社塘之夜臺薤露再歌兮亦孔之哀



右二

靈辰不留兮挽者邁邁羌前修之典刑兮何後生之昧昧乎鄉常人之號兮豈直欲以之而自晦靜觀世道之日詭兮盖亦惡夫奇奇而怪怪靈辰不留兮路曼曼乎長夜歌薤露之三章兮識者為之永嘅

右三

徐制參挽歌

北風高兮歲律將殘望東隴兮目斷旌丹有美君子兮

擘衆芳而自飾直哉惟清兮不亢不激鬱十五年之朝望兮僅影纓於列院參幙府以自詭兮乃劬劬而忘倦宜表世而厲俗兮曷止於斯靈辰不留兮祖奠載期薤歌之一章兮孰不孔悲

右一

歲律殘兮北風正南渡梅花之橋兮龍㡆鑣鑣有美君子兮蒼梧翠竹善繼善述兮恢韋齋之芳躅羌世道之緯繣兮孰識夫異體而同氣惟不忘其所由生

兮合羣從而一視慨垂絶之叮嚀兮欲蜕而理融靈辰不留兮將永閟于幽宫再歌薤露之章兮號萬壑之長松

右二

北風北風兮歳律告終豈惟歳律兮嗟世道之益窮有美君子兮非斯世之人物有古人之風兮有無我之德我亦何知兮託先世之餘契兩書相勞苦兮藹然敬愛之意迹雖疎兮此心不忘死生契闊兮悵十二里之高

罔歌薤露之卒章兮有淚滂滂

右三

挽邵公容春

北風獵獵兮申原之幽元扉啓兮靈辰不留蘇黄之像兮儼其如在容春之人兮杳不可求一棺兮厚德萬古兮高丘

右一

申原幽幽兮北風正高薤露一聲兮山鬼夜號古人考

終兮如蜕遺編不朽兮風騷一丘兮安固萬古兮滔滔

右二

北風北風兮丹旐飛飛申原邁邁兮鐸聲孔悲素韠欒欒兮二子皇皇如有望兮魂其来歸地有靈兮人傑表爾隧兮豐碑

右三

宋史館檢閱所性先生時天彝父挽些

大尃槩物兮剛柔盪摩五行雜揉兮顓蒙孔多陶一氣

之奇佹兮奄宇宙之幾何握異彩之陸離兮蹇儃佪而逶迤襲正軌之茂則兮恥踐迹而循科御長轅而獵太空兮摧九折之峨峨孑不羣而介立兮衆囂囂而肆呵玄虬蹶泥兮浸雄虹於頽波隴廡孟娵之莫辨兮世蒙瞀其曶睒神渺渺而上征兮訐緯繣於太和忽修靈之聿皇兮任侏儒之傞傞咎將誰執兮豈天賦之未適落日下大野兮慨高風之吟哦羌若人之莫見兮感生意於庭柯卓豐詞兮九里亘千秋兮不磨

挽蔡文叔

南風之薰兮五絃絶可以解愠兮憂心益惙念寓形於溟涬兮藐一漚之起滅前乎數千年之名世兮後方来而未歇往者不我留兮来者不我接何彼頑之弗夭兮而獨萎乎此哲非夫人之立極兮凜世路之迫阨惟聖斯惻兮建學校以壽吾道之脉士不可辱兮又焉可殺孰悟我聖明兮幾襲秦之亂轍我公之忠憤貫日兮所以疾驅而竭竭一去國兮一陰方猬再去國兮重陰栗

烈鄙夫熟視兮壯群邪之蟠結目斷留田兮歌南風之闋

右一

南風之時兮吹彼棘薪喬木斯壞兮棟梁曷任欂櫨椳闑與扂楔兮匠眯眯而弗尋況承天之八柱兮窮歲月而莫登天豈不生材兮鬱牛山之嶙峋雨露之所潤兮存日夜之肫肫及大厦之將顛兮無一木之可棄羌小民之怨咨兮謂天不仁非道通乎三極兮孰識天心天

既仁愛我民兮篤生偉人一去就兮治亂攸分天亦仁
愛我公兮不使見强敵之駭奔危機發兮衆寐昏昏秉
離明以為燭兮魂營營而上征目斷留田兮歌南風之
再吟

右二

南風南風兮莫㲉槁質坎離互宅兮已翩翩乎月窟駕
朱鳥以啓路兮潛元宫而永息終長夜之漫漫兮委人
間之正則道所以經世兮名不可以虚得方一去而即

悟兮可以淑艾乎士習偷再去而能悟兮庶姦諛之屏迹使長孺居中司馬遂相兮狂酋當為之怵惕又何至於闖江踰嶺兮喋血上國思魏徵而奠九齡兮吁其何及公雖九原兮疑遺忠之尚盡我被公之知兮始終如一不得哭公於堂兮不得執公之紼我何負於神明兮兩足如縶歌南風之三疊兮恨無極

右三

哀倪孟容父詞

憶昔見公兮季原之堂兄弟怡怡兮清約是將謁子姓之弦歌兮頭角昂昂來者起敬兮知德義之日昌造化無情兮慨有季之先亡氣象少異兮燈火凄涼幸二子之自奮兮視前有光何祿養之不久兮遽驚風木之傷痛日月之未改兮已變故常以公之剛介兮豈北面於緇黃我知公之心兮縈不足以挽其恨之長東風作惡雪絮正狂黃壚曉啓兮松楸蒼蒼勞生兮永佚世事兮茫茫交之道兮日落老有淚兮滂滂

盛化州挽些

悼世習之緯繣兮爭騖乎險阨藴異采而儃佪兮已喧阨而吠怪孰視衣冠之故宇兮蕠雜菅蒯酣一盎之醽㭺兮較得失乎晻曖公胡為乎高騫兮提一劒以北指恐修名之不立兮氣軒軒而有偉捫虱以談當世之務兮江東莫比燼世儺於蔡焰兮同雪國恥驅馳乎鼙鼓魚梟兮上功萬里中原咫尺兮莫歸寸疆素志剝落兮怊惝怳而凄涼霾輪縶馬兮猛思故鄉晚得一障兮遂

逷乎南荒時繽紛而易變兮又何可以久留謫星墮境内兮吾將奚求䰟營營而上征兮叩太儀之幽幽斂智囊而不售兮遺恨千秋夙聞公名兮意卓犖而不羈解后公之揮麈兮心朗氣夷嘗叩公之所歷兮動中事機將款密乎山扉兮杳墳佩而莫追悲風起兮江村白日下兮大墅表獨立兮雄碑閲一丘兮今古

挽通守陳郤院

羗西方之屹然兮鍾此奇才方世道之緯繣兮棄騏驥

而駕駑駘以一尉而誅二凶兮宜異言之喧豗炯此忿而安民兮皇恤乎身災公論雖屢蝕兮猶有時而復開開之何未久兮而終不能遂公之壯懷詩書兮自適優游兮力齋扶疾而告修善之訓兮俄怛焉而順隤彼西方之無情兮忍擯佩之沈薶生於是死於是兮湛一氣之去來惟心無媿而氣不餒之言兮萬古莫得而塵埃況有不朽之銘兮表獨立於崔嵬

挽施子華

二五交運兮雜揉乎剛柔美惡厚薄兮何稟生之不侔厚者未必薰兮薄者未必蕕羌寓形於溟涬兮貌起滅之一漚惟父母之哭子兮蹇彼蒼之大尤吾嘗抱此至痛兮知毅翁之恨難收雖我不識子兮知謹實而好修撫新碑而感慨兮相鏗聲之謳輿山兮泉瀏凄巘兮雲幽夫子有命矣夫之嘆兮可以釋而翁之憂憂

挽王夫人

秋山蕭蕭兮連山之岡有幽一宮兮千古其藏毓野堂

之世則兮綿瓜瓞以承芳来宗𤄊而自度兮如奉姑嫜相君子之婉婉兮發軔康莊囿一世之天兮遽瘞佩而沈璜秋風蕭蕭兮連山之岡

右一

連山之岡兮秋風蕭蕭有永千古兮幽宫迢迢一編之女訓兮慨遺音之寂寥藹清芬其如在兮聲恍影影忍雙親之望望兮遲女歸而魂消靈辰不留誰其擬招連山之岡秋風蕭蕭

右二

魯齋集卷十八

魯齋集卷十九

宋　王柏　撰

祭文

祭趙星渚文

維咸淳八年歲次壬申九月丙辰朔二十日乙亥金華王某謹以闕敬祭於近故待制侍郎星渚先生趙公之靈曰嗚呼惟公蚤聞至道浚迪淵源堅辭官牒高蹈丘園河洛所啓考亭所論探討六籍如誦已言闡其已

發控制放奔驗彼未發培植本根貌恭而安色厲以温
恢崇日著聞望日尊帝曰嘉哉汝其通籍時酣利禄華
膴是役孰嗜義理古訓是式易退難進翔而後集翼翼
道山巖巖沛國水專闕亦闕熊軾一念如春一清涼
骨紫豪逼人幡然闕蒼闕渚闕地靈人顯
迹隱身闕後學矩矱斯世誙諸闕春四闕
不百年而遽棄傾舉朝失色天子震驚闕
節惠為誠為明嗚呼哀哉某束髪讀書

恨不立志慕德雖深登龍莫遂公鎮天台作成士類乃
撤臯比束帛惠賁冒然而前來所未至一見傾倒若符
若契學既同方合固以義窮深極微展也一致歳云莫
矣蹈雪告歸叮嚀宿約春以為期疾病事變一諾差池
有懷斯愧公心不移書疏絡繹使者交馳乃請於朝督
命下貽暨陟崇領公已交麾棠陰未改有黷其思已已
之秋拜書寓里聞公卧疾英嗣報啓曽未踰時誨言累
紙慰此孤陋不寐而喜什襲珍藏如古罍洗十有大字

嚴正瑰偉千載北山夜號萬鬼言志之傳神幾之似無極之妙太和之始家語之書少母之祀未終所疑未訂厥指水陸遥遥尚期操几誰謂絶筆遽同麟史斯文未喪世道方救萬目睽睽為蒼生起泰山㠯頹梁木㠯圮識與不識莫不痛瘄有訃莫聞有含莫吐匍匐一慟如刖斯趾内省而疚媿此生死南豐瓣香歸心久矣有炬傾筐有茗盈篚東望長號老淚滂只湛然清明鑒此哀誄尚饗

祭常簿姪孫文

維年月日王某祭于姪孫常簿之靈曰嗚呼莊敏擢第百五十年曠焉四世餘芳始傳家庭孤棘學校艱闒官轍屢駕驅馳淮噢春融卞幞風壯談麈蹠名闈籍甚聲縣譜列院閑祥曲臺接武駸駸華要公論共許世道莫料再斥而歸幡然內省痛剗町畦有感斯嘿有扁斯規志氣未倦疾病乘之原始反終急急作計衣衾棺槨整整咸備修身以俟壽夭不貳疑定泰宇怛然而逝鄉閭

驚駭宗黨痛傷回首冠子禮賓舉觴曾幾何時會哭此堂日月流邁音容永藏幽幽横舟寂寂西廡一死一生交情可覩有酒盈樽有殽在俎我酹爾靈有淚如雨

祭潘蔚平

嗚呼某與仲氏憶昔送公長亭話别黯然秋容誰謂此行雙溪路絶一時分袂死生永訣嗚呼哀哉如公人物屈指無多乗時致用允為克副何志涉南海之鯨波再掉徐聞幸已北向征車復左吏入煙瘴是孰使之然哉

抑定數之不可挽之耶尤使人於此而極其恨也嗚呼
士寮才調公獨迅敏風疇電酢神色暇整士寮筆札公
得天葩氷清玉潤紙上龍蛇公之執謙和氣融融拱規
蹈矩折旋蟻封一言相投坦然心曲抵掌劇談脱畧邊
幅内無聲色之奉外無玩好之供諳仕途之局面熟世
道之機鋒當其勇往霆轟電裂意所不可萬仞壁立及
其事定月霽雲收一絲不掛一痕不留南轅北轍崎嶇
萬里神臯一息飄然遠逝鶩宦海之風濤豈甘心於避

世公初入南通籍金閨公再入南雙舃鳧飛鼓滄溟而
三駕去鄉關而益遠乃攝左符乃次五茺及帝恩之重
霈何宦情之頓嬾乃正元日拜公題箋詞情藹藹歸與
浩然掛冠之志堅不可破高公絶識致書贊和討厮赤
之半道俄訃音之已傳方驚疑而未信駭遺槖之遽南
公果仙而不返矣掩涕泣之漣漣某等無似世莫我知
公何所取獨契衿期綢繆繾綣久而未衰悵從游之甚
晚恨不識公之早歲每誦尋梅之六絶遐想風流之高

致勤黎母之堅珉有邦人之雙識是亦足以不朽雖蓋棺而無愧旆旌悠悠津堠茫茫風轝露翣来返故鄉神其寧矣山深水長誼當匍匐伏哭道傍病不能往寫此悲傷

祭徐彦成

嗚呼自八行表公廬之望逮移巒分石笴之春蔚蔚故家之喬木森森玉樹之階庭雖芬敷而異圃實一氣之流行往歲奪其冢嫡今年喪其元孫豈曰蘭自榮而蕙

自槁我則同此痛而同此心也矧予與子自昔相親憶子之幼也玉雪可念方子之壯也老氣夙成功緒沈著志慮堅凝颯颯霜頴琅琅夜燈或談古而忘寐或兀坐而不言尺度翦翦風鑒稜稜疾惡掀髯而張目見賢色暢而神温扶義以竭其力責善以傾其情豈特一家之佳子弟實為吾鄙之良友朋也可謂得五行之貞淑意其閑萬里之修程一夢不返前所罕聞割雙親之心膂飛病婦之驚魂風濤壯兮維楫失大厦落兮梁棟傾悵

遺恨之發積空搔首於冥冥日月滔邁即幽戒辰有梅花兮被壠玉露冷兮氷清何必豐碑於隧道此即千載之餘馨思昔聽月窻之曉角拄山行之老藤不復共此風致矣徒涕淚之交零有肉在爼有酒在尊以酹爾晏以祖爾靈尚饗

祭松下胡子升

嗚呼俗弊道衰大雅不作學不為己工乎剽掠投時射利不知愧怍一與已異立號嘲詆百鳥喧啾忽見一鶚

衆寐方昏君乃獨覺刻意尚古若與世角早悅象慈晚會濂洛必論必孟中庸大學豈無他書束之高閣歲不我與難窮者博乃踐乃實乃守乃約一掩楚咻直居莊嶽尊賢慕義白首益勤聞過內訟聞善服膺自曰大夊書為座銘周旋俯仰格言盈庭匪事佔畢亦反諸身惡衣惡食嗤彼世榮捫蝨談道倒屣迎賓清苦之味慷慨之評不求聞達婆娑一陵一鄉善士一家典刑夙興夜寐欲常惺惺易簀之際炯焉主人胡不世用汎掃貪氛

胡不百年恢弘正音闇闊幾何遽隔死生於乎某等猶陋與世落落君獨知心言真意確恨不朝夕更攻互琢二十年間能幾醻酢交友雲散反不如昨又弱一个惕焉共愕我来松下風度儼然有書在架嗟其可傳山瓢一酹野簌加籩清淚如瀉君其鑒旃

祭定海縣丞楊元定

嗚呼元定奮太元之寂寞禀清秋之沆瀣夙就有道捷出行輩如佩珩璜如裸匜敦凝然而不仁者遠確然而

有識者愛表羣居之月評動諸老之風裁乃聘斯塾乃館斯妃澹無與於得失之塗終自勉於命義之戒逡巡而出從容而退方垂裕於後来忽堅卧而遐逝貿貿井里寂寂斯世嗚呼悲哉某蚤聯姻婭晚契言誨迹若落落心實洩洩指伊洛之軌轍導盤溪之衿佩鳶飛魚躍兮遐不作人秋月寒水兮吾猶昧昧恨未窮幽而痛講交琢互磨於一致君其已矣吾亦何冀惟知自修而補過庶不負津堠之大惠君子有知鑒此芳醑

祭皷院叔父

嗚呼叔父天姿璞玉渾金叔父學問陶鎔性情南軒先生侍講交承叔父及見服膺典刑晦庵先生講道於閩叔父緣侍北面受經由是得易之元得禮之誠餐和履粹仁熟理明當其處也則宦情澹泊志在乎浴沂而皷瑟及其出也則不負所學有心乎致君而澤民其律己以潔兮撓之而不濁其接物以恕兮盎然而如春議論則正大而高遠政事則豈弟而廉平何善人之不淑兮

禍福之莫測嗟彼蒼之茫茫兮號呼而弗譍追念疇昔歲在甲寅先皇御極羣才彚征於時叔父仕版疏榮越三十年僅綴廷紳造膝三事感動帝宸眷注方隆意自此升叔父乃曰福過災生露章力請求老山林爰握符竹退安里門堂空畫永兮玉川之風腴更闌燕坐兮一縷之煙沈嘆雁聯之寥落弔隻影之煢煢意謂叔父獨殿於諸老天必萃餘慶以錫修齡何蓧衞之素謹而疾疹之相承何梗芥於胸臆而憂念之獨深何鼎烹之弗

御而藥石之莫憑語蹇步弱數日康寧方展初陽之慶倏驚長夜之魂竊意仲秋先皇上賓天以叔父先朝舊臣生不能大用於斯世死將收名於仙京鶴馭冉冉玉樓告成修竹遶屋兮霜風悲吟寒梅掩色兮夜月傷神勁畫淋浪兮墨猶新一室蕭然兮榻生塵風度凝遠兮尚可求於夢寐諄諄誨語兮不可得而復聞嗚呼痛哉石筍一氣棣華五人衮衮通籍奕奕家聲諸孫積慶降禍弗矜惟餘叔父亦繼湮淪澆風獝獝兮舟喪楫世路

崎嶇兮車折輪酹卮酒以慟哭兮雖可寓猶子之哀悃
非相與以勉旃兮何以慰叔父之英靈伊冥懐之遼邈
鑒此意以来歆

祭吳充之

哀哀充之粹如珪璧幽擢蘭葩伶俜鶴骨含英漱潤博
觀厚積意其鼓南溟之九萬而乃夜移舟於四十君之
先世百年積德君之諸父聯華桂籍鸞停鳳峙萬竿寒
碧交一世之豪俊焕郊扃於改色何其盛耶鯉庭聞見

螢棲專精渴硯枯筆手抄不停酌今汲古一綆千尋角銀袍於百戰追青氊之舊氛何其勤耶既不使之傳簪襲組又不付之振殘表微經營雞饌琴書屢移慨翟門之寥落炯心事之孤竒責重力渺羇愁夜噫精澤内耗形神外離又何其困耶某托親非一日過從幾十年氣味偶合交情遂堅月牕雪屋切磋素編春花詩圃杖屨盤旋聯洞天之野步扣西湖之畫舫握手道舊洞示肺肝謂家聲幾圮而未振幸王季舊跡於賢闗一旦淪謝

吾何賴焉由手足之愛也雖易簀而同卧致二豎之靈也秉氣弱之縈纏方養痾於寓館忽冒雨以言還枉緘題之欵密報近恙之差痊七月之初尺素來惠字益精妍誰謂數日倏以訃傳義當匍匐而往弔夫何事勢之拘牽幽明之間有愧莫湔嗚呼堂有老母兮夜哭孔悲下有稚子兮咿嚶縂帷庭前之寒梅瘦竹兮如故人之風度充之不可得而見矣無復訊之以來期銜詞薦恨涕淚漣洏

祭汪約叟

嗚呼伐木始發谷風繼興飜覆雨雲老杜太息一貴一賤翟公署門惟先君子不苟交情金蘭落落倒指數人於公伯仲契好尤深豈酒食之詡詡豈勢利之營營破鐫剖町斆肝露誠道義同趣憂喜一心燕話終日呼僮命燈清夜促膝曉雞屢嗚悵獨善之先往痛親庭之繼傾藐爾諸孤賴公尚存折節行輩言和氣温勸勉期望如親父兄二十年矣景物飄零不替疇昔不問死生感

義槩之猶古豈今人之可倫侍公歌笑曾幾何日忽報
公訃驚悼失聲而今而後何所依承此故感先契而哭
公也麗澤夢奠日月浸長邦人祀事春秋不忘而公薦
裸於上厖眉皓首陟降乎夫子之堂起敬於上者相與
指之曰是嘗親承乎道德之光重和粢粹兮濟濟乎前
修之軌度揚葩振眇兮恂恂乎後學之津梁瑞芝靈草
霜雪摧謝猶有古松兮偃蹇乎孤岡玉繩璇象清曉隱
滅猶有長庚兮煌燿乎西方嗟老成之彫落而典刑之

遽亡此故為鄉黨而哭公也方玉危稱比内之壽而瑮旒推錫類之仁駘背黄耇詔以名聞安車駟馬將見其加璧之召前哽後咽兮庶幾乎親饋之勤此蓋熙朝之盛典豈徒梓里之光榮邦君謂公德齒俱尊一紙之奏方離於晝戟如綸之命將下於楓宸何掉頭之不顧乃高蹈於冥冥錦誥奕奕兮竟不得屈公之膝青衫閃閃兮竟不得加公之身此又為朝廷而哭公也嗚呼人孰不有生所不足者期頤之年人孰不有死所可畏者疾病

之纆公壽開乎九袠炯視聽之益妍蚤濯鍊於元鼎而
陶鎔乎性天雪鬓鬒燦爛鶴骨蹣跚與物無競神怡體安
精覃孔孟之奥時吟約叟之篇近渠微恙藥既告痊溢
喜氣於葡櫝慶杯酒以擅欒人影方散有核未捐變忽
生於肘腋舟遽移於夜川一劑不及進一語不及宣嗚
呼痛哉素編記日兮墨猶未乾遺恨滿樓兮溪山黯然
女牆寂寂兮愁夜月錡釜漠漠兮沈曉煙故公之生也
人莫不敬及公之死也人莫不憐嗟先世之交游至是

而絶迹矣徒泣涕以漣漣敬陳薄奠侑以菲言。

祭南坡老人

天挺濂翁太極溟濛知其有道惟程太中見其二子執經北面手授圖書異乎聞見春融天理弄月吟風德崇業廣百世所宗道否嘉泰黨禁奔駭考亭夢奠同志盟解維時勉齋獨得其傳弦歌百里孰相後先侃侃崇道義同契合氷雪交礪伯仲受業歲月於邁兩翁俱仙淵淵盤溪吾道繫焉勉齋遺書悲哉散逸公獨尋訪劬劬

手筆什襲来歸以開我人流傳四海私淑功深髙蹈山林㟝麗迭和天相耆德風猷遠播少公不疾悠然考終長公驚悼亦既搆亾一門兩喪曽不旬浹閭里奔弔接武帶絰昔我侍坐肅肅雍雍皓首聯席誨我從容今我来思欒欒素韡有薄斯奠有啜其泣

同祭北山何先生

鄒魯云遠天啓濂洛理一分殊以覺後覺龜山之南宗旨是將羅李授受集于紫陽研幾極深大肆厥功縷析

毫分惠我無窮有的其傳鼇峰翼翼孰探其源遂通其釋墜緒茫茫孰嗣而芳公獨凝然精思不忘莘莘學子孰定其力公獨屹然堅守不失衣錦尚絅世莫我知發揮師言以會於歸有毓斯和誠意惻怛有實斯踐光輝四達先皇未命嗣聖訪落進之太史以輔帝學詒書屢下公志莫移各盡其義匪激匪隨高風凜然厲世範俗鼎呂吾道云何不淑嗚呼先生壽考奚憾嗟我後人茫無畔岸立志不勇摳趨日稀儀型遽隔悔不可追春回

萬象月冷夷清忍奠斯酒忍讀斯文

祭時逌潭墓文

憶昔兮杖屨幾度兮同遊倚晚霞之危檻泛夜月之輕舟杯中兮傾倒言外兮綢繆乃隔千古乃顛斯丘青山詩料兮供不盡句流水世情兮涵不盡愁曠落寂而無友兮誰為玩此芳草嗟來者之不我接兮往者之不我留渺八荒兮君逍遥於何所奠桂酒而歌大招兮君其來下

祭王堂賓文

壬戌之役首靚老成酡顔鶴髪玉裕金貞侃侃士檢藹藹鄉評於時實翁風教盡心肇啓蔡祚妙攬台英皎皎鑑裁歷歷分旌孰正孰糾孰諭孰賓衿佩有雅履屐亦精迺俾疏遠是講是承不我遐棄意氣盡傾公篤宗誼庚甲相鄰老及人老慰藉甚勤我歸故里停雲屢吟每至冬晚手書叙情敬愛無斁終始一誠去歲之臘亦拜問音筆勢少異蜿蜒伶俜乃謂病瘍候證不輕已分必

死賴天之靈攝養如故人曰再生我省斯語且喜且驚雖曰充實德齒已尊血氣幾何而朘其根曾未兩月倏爾訃聞有客對坐不覺失聲書猶在几已隔古今東望慘愴僅疏啗怳哀病跛曳匍匐未能日月逾邁交情就湮遥陳薄奠有淚沾衿

立齋大祥祭文

天道流行過化来續死生晝夜同此機軸立齋之喪轉矚再祥音容益遠悲悼彌長賢愚貴賤莫不有死名節

茍喪為世大恥子德在人子書在笥子學有傳次第錄梓子孫未艾足慰子心永安宗祏百世嘗烝詩書燈火追念疇昔傷哉一奠老我孤立

北山行狀告成祭文

我昔問學莫知其宗有過孰告有偏孰攻淵源師友孫陋莫通有慨其慕天佑其逢得公盛名於船山翁獲瞻典則乙未之冬立敬居志首開其蒙自是尺牘載磨載礱不憚往復一告以忠遠探濂洛近述鼇峯理氣之會

造化之工仁義大本聖賢大功體必有用和必有中無疑弗辯無微弗窮毫分縷析萬理春融匪矯而異匪阿而同曰味厥旨體於爾躬必平而實必拓而充媮墮弗勇霜鬢已逢卒未聞道以此負公辛公耆壽身康氣沖不聞公病遽以考終有邦殄瘁吾黨閔凶茫茫墜緒卒業無從歲月流邁行即幽宮公之仲子莫泄哀悰抱公言行屬筆衰慵强顔叙次慨想音容如持寸莛來撞巨鐘惟德之盛惟禮之恭蕪詞弗稱有愧蟠胸奉以薦陳

鑒此微衷

祭趙草巢文

昔拱蒲璧有君烏傷撫摩彫瘵振起俊良昭揭仁問示之鄉方激厲小學誦聲琳琅訪我陋巷宛然舊識如惠之和如衰之日如飲醇酎如春著物不流不矯始終如一我亦造公清風滿庭左圖右書前邁後尊事平而理意疏而真聞善則服不矜己能自時厥後敬愛無斁忽賦歸来白駒無縶塵滿空囊面無慚色繼者數更竟成

廢邑我至聖則公仕於京訪公桑梓識公外孫我倦而
退臯比鼎新月旦精審無如老成屈公步武典教鄉國
衿佩莘莘鐸音奕奕去公雖遠音問猶密去冬書來自
言多疾意偶然爾或老之常龍津告我云公已亡驚嘆
失聲氷炭我腸設位一慟子姪在行朋友道喪天倫廢
缺勢利是競往往一轍人物如公陸沈莫挐豈無故人
死有餘責公則有守出處恬然退不易介進不隱賢歸
尋三徑野草荒煙一觴一咏所樂者天我實無似殺公

庚甲亦豈能久千古契闊有味匪茗有歆匪香有淚斯

痛辭短心長

祭蘇愚翁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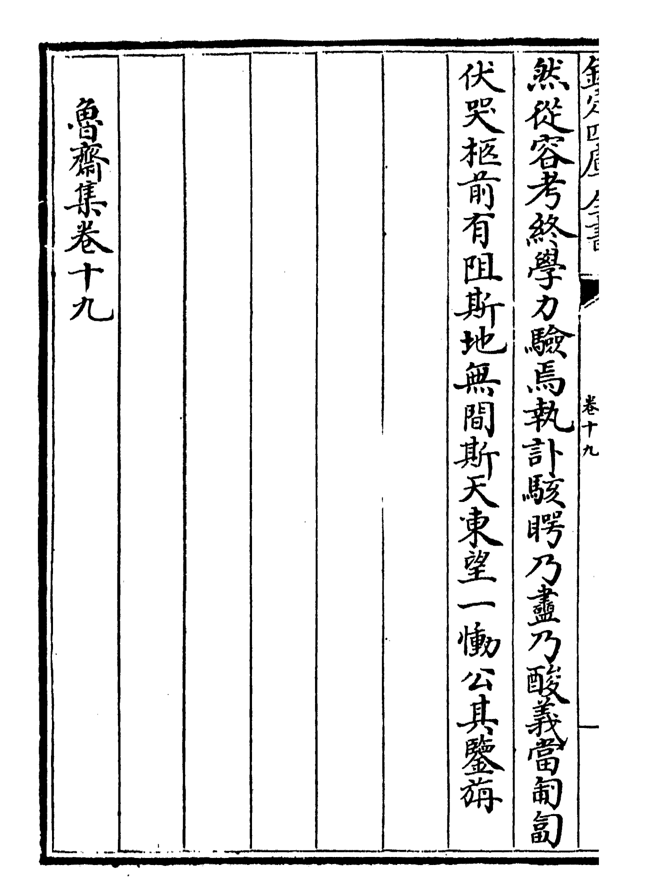
嗚呼昔別道左轉矚六年遺愛郡邑棠陰未遷雲横太

括音問間傳繾綣道義益久益堅思公典刑神肅氣寛

敬公晚節高蹈莫攀厲世範俗追古尚賢今秋英嗣道

出舊壓惠然過我聞公燕安辱公手筆字益精研喜公

耆艾心廣體胖何音不祥謂公已仙不疾不藥遺墨猶



然從容考終學力驗焉執訃駭愕乃盡乃酸義當匍匐

伏哭柩前有阻斯地無間斯天東望一慟公其鑒旃

魯齋集卷十九

魯齋集卷二十

宋 王柏 撰

墓誌銘

宋金華令蘇公墓誌銘

咸淳乙丑七月既望瑞安蘇公解金華組求去甚力太守勉之不可同寅挽之不可帥府移文力留之亦不可越二日邦人士餞公於郊有曰歸裝比自来時省公案留教去後看此最為實録莫不惜其去而仰其高風咸

曰金華非大不可為之邑也公非有慊於中而去非有拂於民而去非有獲罪於上而去或有矯於時而然乎抑有冀於後也要其終而后見既而歸家自適不謁選者久之江閫辟之而不出東總辟之而又不出是果無宦情也矣後世進取之謀無所不至自一試之得失一職之陞沈欲心滔天垂死不已公非有阨於勢而不可出非有局於法而不可出非有屈於才而不可出非有疾病於身而不可出其無所為而然乎或有悶不出之

意公曰吾豈敢借隱以沽名哉吾年已如此必待龍鍾而後止乎或曰何不徑上掛冠之請曰康節有云既閒何用更名為公之心事坦然實無所為也無所為而為之豈不足以厲世範俗哉彼南轅北轍奔走於名利之途冥行而不知休者聞公之風亦可以少悟矣自公之歸五六年屢得公書相慰藉庚午冬倐聞公訃驚嘆失聲為位於蘭若哭之亟走介弔其子樸復書先君歸家杜門靜坐惟取故書玩味涵泳或乗興吟誦陶韋諸詩

暇則抱弄諸孫怡然自得是年春因葬季子亦自卜歸藏預備衾櫬編古人達死生之詩名先覺録有讀先覺録之句云至死了不惑兩日前草分韻詩有羽翰一息凌霄去之語若微示將行意一朝不疾不藥無一語然而逝予執書而悲且感公於死生之際從容如此非有大學力者不能其進退出處所以裕如者特餘事爾然世亦未嘗無知公者或以廉吏舉或以廉勤辟或薦以不特廉於利而亦廉於名彼所謂廉止稱其不貪也

殊不知廉之為義何止於不貪吾夫子以廉對忿戾言先儒釋之曰有稜角孟子以廉對頑言先儒釋之曰有分辨有分辨則自然稜角生雖夫子之可仕可止可久可速孟子之可取可無取可與可無與亦不過明此分辨而已蓋廉者事之别而義之用也予亦以廉稱公其亦異乎世俗之所謂廉也既月樸書来云某不天無以慰罔極之痛惟是先君墓上之碑敢泣血有請庶幾乎不朽之託噫予何人斯而可以託不朽哉予不忍深拒

而亦不敢輕諾越三月書又至介遺事而申其請朗誦三復而益信予之所謂㢘也公諱某字基先始祖自閩徙温之瑞安今八世矣曾祖諱某祖諱某積善發閶紹開厥家父諱某擢秀未振降年不永嘗手書前賢種德詩語為訓伯父桂陽使君為作字辭有培厚根原涵養氣節語公之有分辨蓋是基於此年十有八而孤居喪已卓然能自立從師講學朝夕不惰擇交游謹出入諸老先生皆以遠到期之年二十有二中上庠選例以字

跡疑似沮監史有竊原卷誘公換易者公正色遣之不以為意端平初廟堂收拾士心凡有小嫌悉試後省復其名既入館下益自淬礪連貢於春官自是坎壈不偶親友有勉其就晚科者公謂自墮地時有無遲速已定不敢逆天命以自速非所當得之譴會丁內艱服除遂登寶祐癸丑第初調臨安府浙江稅兼惠民南外局公於是年五十餘矣莞庫雖猥瑣簽署文書外無餘事也人以公為吏隱閭攝城南廂閭閻之訟塡委公與之剖

析化誨皆懽呼而去當路動色爭以闕陛舉再調保寧軍節度推官婺為劇郡前史君尚寬慈公在幕府以振紀綱明剖決佐之事有關天屬之爭必與之委曲開曉俾還其初而後已閭者感慨擊節史君亦以情理俱闕

年七十有二卜以明年某月某日葬於帆遊鄉唐嶼先塋之下從治命也娶葉氏繼薛氏男三人長模博雅有識兩薦於浙漕次與權承信郎差充國史實録所主管文字繼從弟將仕後次楷將仕郎先五年卒少俊敏公哭之甚哀女二人長適蔡堅亦先卒次適周麟孫孫男

三人芸孫茂孫執孫公命茂孫為楷後孫女一人在室
有處事録十卷好生録十卷讀書録十卷文集若干卷
自號愚翁云初予識公於郡太守傃軒趙公之門繼為
邑下士予非有求於公公亦非有徳於我亦未及相與
劇論學問文章之淵源雅相敬愛於既去之後而莫知
其意今樸之請詞確而情哀予是以不敢堅辭於乎世
降俗薄以恬退為矯激以嗜進為真情嵩諂負義婞㜳
韋脂身雖貴而氣已腐公之風操峭厲檢履純固身雖

屈而氣常伸於萬物之表不可不銘也銘曰
峻而裕介而不倨有袝斯窆千古永慕過者起敬是曰
宋廉吏蘇公之墓

宋故太府寺丞知建昌軍王公墓誌銘

江左名家王為著姓其後散居會稽譜牒不紹婺之土
邑皆古烏傷之地而隸會稽烏傷有鄉曰鳳林里曰王
村皆王氏之聚居皇祐中有諱固者始以進士决科邑
人榮之改曰折桂里自鳳林徙於浦陽者未有顯人由

浦陽徙於吳門而顯者忠惠公也自浦陽徙於金華而顯者公也公諱夢得字起巖舊名闕之字子俊曾祖諱吉故東義郎祖諱汝諧擢秀未振兩舉於浙漕父諱朝佐積善發聞筆耕終其身以公顯累贈中奉大夫妣薛氏贈令人奇山先生之孫女也公生於嘉泰癸亥九月辛卯少同闕氏師鄉先生徐公仁傑業勤志專日赬面不避繇京庠陞太學凡三年每試輒中竟擢端平乙未第時方更化召真文忠公典貢舉士氣欣躍發策問大

學之要公以敬為一篇綱領援證詳明適契真公意旣
第往謝真公力疾延見稱賞勉以遠者大者授迪功郎
臨安府錢唐縣主簿兼領學事舊有夫子廟而無學公
曰兹非缺典歟即白京尹趙公與權尹慨然發帑繼廩
命公董其役禮殿講堂齋館門序翼翼沈沈嚴邃深靖
欵謁有次公養有廩像設禮器咸應法度旣成潼州吳
公泳為之記趙公素嚴或呵叱僚寀公獨當其意檄入
僉幕攝臬事莫不畀之是時水失其性京邑靡寧以修

江築埧為急務委公受給物料錢米銳意事功戴星出入靡勞敢憚趙公白於朝連進兩資淳祐辛丑浙漕魏公峻辟充犒賞所準遣癸卯都承韓公祥領鹽事請於朝差兼浙漕幹官提督鹽場京尹趙公與憲兼漕以和糴賞奏貤乃僚故公自闕陞四轉承直郎以考舉改合入官轉奉議郎差知臨安府鹽官縣時史嵩之當國都承韓公謂公曰某已薦公於廟堂許除掌故矣公力辭僥倖改秩法當作邑不敢躐進韓公竦然未幾嵩之去

國人以公有先見之明公以為自立之道當然也京尹以鹽官以次遠因怒於潛宰欲劾以辟公公曰奪人之職不忍為亟奉母東歸弛勞里居訪尋師友益求其所未至丁未十一月趣領縣事是歲兩浙大旱臨安為甚公即講荒政列為四等以甲戶勸分工商自營細民糴貧之賑米價既翔常平府倉所發有限而續食尚遠於是痛撙縣帑分甲戶糴於鄰境凡一千七百石有奇以濟自督四隅分委佐官督六鄉官吏日券扉屨之費皆

優給之不使一毫擾都保巡視既頻訪問又審而欺弊自縮民雩實惠百姓樂業詳見葛應龍賑荒記自公筮仕連七年勤勞盡瘁幸雩邑次始得休養精神為作邑之本故宰壯邑詞訴雖繁多據案剖決民無稽訟獄無停因事至見一定不畏强禦不可轉移或以拘執議之公曰吾平生亦頗得執力淳祐己酉閏日丁母夫人憂辛亥服闋壬子五月差知和州含山縣王公埜守金陵檄入制幕甲寅復辟為江東帥機王公還朝解職十月

差闕 邉所主管文字待次丙辰供職本所文字最為繁夥難考一付吏手公為之置籍諸郡課入易於拘榷積欠至累鉅萬公疏剔白於朝截界蠲免丞相程公元鳳傾心從焉戊午十月差幹辦行在諸司審計司開慶己未七月除太常寺簿時丁大全當國有薦公者丁欲除察官使戴慶炣諭意公巽辭又使王立慶来覘之公力言愚不識時豈堪任此立慶復命言必不為用丁怒嗾汪自强劾公未幾丁敗公奉玉局祠辛酉除太府寺

丞會朝廷委書擬提領内帑綱解所惑疑公陰奪其權

讒於侍御史范純夫奏免癸亥又奉祠咸淳乙丑差知

建昌軍待次戊辰三月有旨奏事訖之任公首言典學

者帝王第一義有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功而後

有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效苟誦說徒勤而無踐履之素

觀美是務而無真實之行則是内外判而為二而帝王

之道可以襲而取也使虚言可以修己治人則二帝三

王何為兢兢業業為是煩重勤苦哉今日之天下正在

於文太盛而質太衰懇惻篤厚之意樸素真純之風幾消泯而無餘媮薄欺偽愈出而愈巧粉飾塗抹日密而日精發號施令可誦而述而奉行脫畧遞相欺蔽分司列職繆為勤勤而畏爍避跡不究底蘊號為良吏者亦不過擇其可以得美名則汲汲行之百姓隱憂未嘗掇恤也最是士大夫心術日壞掇拾先儒緒言以為禆販之地由是起聲譽由是竊高爵重禄責以實政平日無具臨事顛倒錯謬又善為強辯以文之以至比閭族黨

之士終身酣痼於無用之言四方之賈百藝之工懋遷
之急制造之勤類皆輕薄纖靡不傳於質舉天下之廣
熏蒸鼓盪天地之氣朘削亦薄物產安得而可裕乎願
陛下以一身為天下準發自淵衷允蹈實理體之於身
心驗之於宮庭察之於視聽言動一本於典學之實意
氣之所感動精神之所振刷人安有不率從者哉進退
人才不取白望必考實績凡議論之偏迎合之巧當抑
而不用或傳聞之失疑似之混必別真偽不亂於浮言

真材實能庶可得而擇治功安有不集者乎第考其大畧謂今日千里長民之寄事之集不暇給者綱解是也綱解之所以難者賦稅陷也於是都省有推排之令布告四方越四載未有就緒者何哉要須先定規模曲盡事情使之持久而不變然後可以成功夫自州而縣而鄉都官而保寸寸而較之夫豈易事其勢不容不自鄉都官始此皆豪家大姓實為之昔者官吏精明覽察嚴而稽考密鄉都有所憚不容其私今也不然州局無可

專委之官胥徒皆少年無賴之輩豪家大姓先生慢心
釐改在其手少算在其手造籍在其手雖親戚故舊之
產猶不容不隱況糾正其自產哉懷私得便平日併吞
之心反因是以售其奸況守令更易靡常識見不同規
模屢易貧弱長受困苦而賦稅卒不得其實願於戶部
暫建一司擇通練之才專督其事審定規模守令不得
相參州縣申命一司專任關割之任就以牙契委之交
易必用官紙不許用私紙因得以考其關割戶籍不至

陷失一劄自上而下由本以及末二劄自下以上由末以推本非更歷世變之深考察物情之熟不能道也六月至盱江視事盱之地據東南上游山高而水清故士以經術議論詞章擅名者代不乏人其俗剛而其材武易動而難安挾干戈嘯刼掠亦時有之必一大治而後定不過一二十年又起多由富家征取太苛而民不能堪是時有羅動天者怨其主諶氏相挺刼其家乗勢入縣焚燬公急調兵收捕多立賞格離其黨不旬日擒其

渠魁法外梟其黨幾二十人或謂平亂民未有如是之速者前乎此每有警多藉隅總協力其勢不容不俟諸司撥兵之至速則縱殺大掠反甚於寇緩則忌功生事此前世之通病也公以自劾待罪有旨無罪憲司猶上為法受惡之章詔予祠一時賢士大夫公論翕然惜其去公自以為當去無尤也奉祠三年優游自適出於吉凶悔吝之外舊號約齋更曰澹軒辛未之春忽患壅嗽自是脾虛不喜食荏苒半載雖羸弱力疾無惰容一日

子姪進藥怒正色曰吾至此何以藥為倦甚將寢左右
解其闕索冠冠之扶以寢氣漸微而卒時六月二十八
日得年六十有九歷階至朝請大夫娶邢氏先十有九
年卒子曰某官女一人在室孫女一人尚幼公檢履純
固手度閒雅未嘗有慢易之色而不失於和未嘗無嫉
惡之心而終歸於恕每恨少孤祭必盡敬終日愴然墓
木毀於風亦感嘆流涕曰吾不復見此木之成矣奉母
事兄怡怡愉愉以禄養為幸中年哭母哭兄哀瘁殊甚

敬邱嫂如母撫孤姪如子教之成刻之澤一門和氣人無間言自奉至簡衣食不求豐出仕三十年儒素如故少游鄉校時迂齋樓公典教作興士類九器重之及驅馳宦轍刮目交譽者皆當世偉人八刻三闕有所挾持凡贊幕府宰畿邑剖決斷擬當代吏師皆印可生平手不釋卷異端雜說不肯一過目與人交未嘗泛予久而彌敬無滃滃訑訑之態戒子姪擇交必取其謹重有識者為友尚謹嚴厭鐫鑿謂寧過於平淡不可過

於浮靡每聞四方水旱盜賊及當路政事或未當憂形於色若身任其責者此皆公之實行也予每誦公之奏疏而有感焉旨哉文之太盛乎古之所謂文者即道也君臣父子之敬愛長幼夫婦之别威儀之則詞章之懿皆天理人事自然之文也以之制禮而作樂以之經天而緯地以之美教化而厚風俗以之播告四方流傳萬世無非此文之全體大用與天地並立而不可泯者吾但憂其未盛而豈憂其太盛哉後世以文取士而文始

哀榷無用之詞為有用之的上慢於擇下苟於應上下以虛相與遂至於天下無實學無實學則無實才無實才則無實政聖賢明善誠身之本禮義廉恥之教幾泯焉不聞俗弊風訛迭相誇尚心迹言行曉然相違而不以為異事情物理公然相背而不以為羞舉天下驅而圊之於一虛之中而不知變此公之所謂太盛也人競趍於虛公獨趍於實宜宦塗坎壈而卒不得大試也嗚呼悲夫將以明年某月某日葬於赤松鄉梅砂湖之東

皐從治命也公之子姪以予與伯仲從游之久必知公之實來請銘其墓予以才思刋落固辭而請益堅遂為之銘曰

天賦之介而濟以通中立不倚出處從容妙齡筮仕有驅其疾兩寘周行孰媒孰隙白首承郎入告於庭文弊賦殘本末備陳盱俗易動亂宜速殛曷忌曷仇義當坐黜既適我願既返我廬堅守我約澹然自娱進不隠賢退不茹愧疾病莫省油油而逝東皐之卜沙湖之旁手

植松檜祖阡在望沙湖之旁東阜之卜有勒斯銘永相遺蠋

徐彦成歳月記

金華徐基之嗣子順字彦成生於嘉定戊辰閏月二十有八日卒於淳祐丙午閏月二十有五日娶時氏無子幼勤敏端重如成人視羣兒相與懽笑跳躑於前漠若不知坐立儼然未嘗有戲慢之色雖有喜相玩狎者亦莫之敢侮讀書不待警策如良馬在御蹀蹀不自止編摩

抄錄疾如風雨先君深愛之至於談古論事亹亹有本末而聽者輙忘倦與人交若簡淡而忠厚之誠藹然乃有所不為確乎其有守也事親問寒煗藥餌惟謹年来吾敎斷家事善兒亦自力以佚吾老師友稱其可與共學鄉黨許其可以宜家吾亦日望其有與成也今不幸死矣而反有以重吾之悲於乎汝雖得其氣之粗淳而局於數之不永天所命也吾何言哉是年十有一月甲申葬於赤松鄉陳家塢之原煙巒風壑永閟汝身千古

茫茫藏吾至痛吾亦將卜窀相從於斯云

太學進士樓叔茂墓誌銘

國家取士沿襲李唐未能復古考諸科名記賢公卿參伍相望此法之幸也蓋天下之士氣稟不一詞章亦異遇主司之能猶未免以志尚爲離合况承訛襲舛者復不少乎此非科舉之法難中實有司之見難遇耳然其法雖不足以盡天下之奇才猶足以成就天下之賢士方年少銳氣英發芒彩烜燿一鼓有餘勇再而三則餒

矣閭有介然之悟收斂精華追尋根柢講習討論之業既備省察克治之功亦密陶鎔德器涵養益宏雖終不遇不失為士之良師至於困躓摧挫厄窮無聊老且死固比比也雖為士者不自愛重而天地英秀之氣沮於科舉者亦不少矣予以是於樓君漢章而有感焉君諱奎舊字叔懋婺之東陽人曽祖諱瑞祖諱允載父諱雷皆不仕樓自漢以来指東陽為望族其後徙於鄞者以參政宣獻公顯居於永康以樞密襄靖公顯惟東峴之

宗獨徽十二府君允載爲鄉曲所尊敬攻媿先生實誌
其墓知其後必有人焉君少而穎悟日誦萬言下筆輒
出新語人謂東峴之興必此子也既長出從誠齋國録
陳公山堂國博章公學皆器重之時迂齋樓公來掌鄉
泮以作成人才爲己任愛公之文屬以準度自是骨骼
開張精神縝密老成皆放出一頭地謂一第特易易耳
既而補上庠以小疵沮抑者累年孔山喬公奇其才授
以漕牒即與計偕禮部屢黜之再中上庠成外校與秋

薦復為禮部所黜君恐負師友之期父兄之望將斂華
就實大其所成天不永年以淳祐辛丑六月甲申終於
正寢得年五十有一娶平江朱氏子男二人衎衢卜以
辛亥三月丁酉葬於縣之孝德鄉南山君資峭勁尚氣
節意度軒豁與四方奇偉之士把酒劇談無所忌往往
以功名相避遜然面折不容人過亦或憚之乃若事親
從兄友愛弟姪愉睦無間言以君之天才卓犖氣吞餘
子乃俯首下志工聲律之業以求合有司之程度固不

能不少貶矣何至屢興屢仆終不遇而死哉而謂科舉之法能盡天下之人才予以是歎人才之不幸也於戲悲夫銘曰

天與之秀又開以名孰扶孰抑莫究厥成有邱斯閟有石斯銘適紹爾志相維後人

定海縣丞楊公墓誌銘

君諱某字元定姓楊氏曾祖諱淵祖諱伯玉父諱林皆不仕世為婺之金華人誠齋先生國録陳公上第也生

於淳熙丙午七月甲辰自幼天姿凝重家雖貧約不與凡兒伍父兄異其志命從學刻苦肄業進不可禦里師巷塾不足以應其求始進於大師講下友朋交譽藉藉以儁是時麗澤收聲其門人橘坡王先生山堂章先生與誠齋先生皆以汲引後進為己任而静軒吕公克紹家世相與切磨其間鄉評之所取重雖不能不以舉業為工程然躬行之實講説之正固已大異於習俗由是學有所宗士有所則數十年儒風不墜者作人之功未

泯也君執經誠齋之門克勤克敬如事嚴父誠齋視之亦猶子也宵至多侍講論或至夜分於是多識前言往行得為學之本嘉定庚午貢於鄉辛未中上庠選時絜齋袁公為司成天台潘公子善為正録黨禁初開正道昭著氣象翕然靜軒導君于潘公又得聞學問淵源之懿觀感服習心平氣降律已自是益嚴擇友自是益切功名之念自是而益輕鈍於場屋者凡二十有餘年巳卯僅一薦又屢黜於春官端平乙未因以累試恩奏名

天府廷對入等授迪功郎常州晋陵縣主簿再調臨安府於潛縣丞遠勢利安澹泊與長官為文字之交戶庭寂然人不知其為官府也未嘗求知於人諸公多得於案牘閒皆知其學之有源也交薦於朝秩滿府尹欲羅致之君翩然而歸踰年始謁選更授慶元府定海縣丞官情既薄不欲矯世掛冠其無意於斯世也久矣寶祐改元二月甲戌以疾終於正寢初移戀居士徐公求賢士以淑諸子君以少年應聘矩度修整言語謹確起公

之敬遂以其子妻之子曰瑞國學免解進士女一人適
迪功郎紹興府餘姚縣主簿唐爍孫女二人尚幼以是
年十一月壬寅葬於赤松鄉五石山之原一日璐以墨
經來請曰某已礱石而先君墓上之文未有所屬知吾
父者無踰於子願有以紀其平生以慰不肖孤罔極之
痛予謂顯親宜求當世聞人昧昧陋巷者何足以垂後
曰吾但求其知不知不計其聞不聞也予不得而固辭
雖然君嘗察予無用於世勉以為己之學導之以師友

之正是君知予者厚而予不足以知君予見君之居家也終日儼然青燈永夜手不釋卷沈潛道體俗事一毫不入於心坐立有常處未嘗傾倒跛倚語默有當善未嘗戲言茍笑孝友篤至夫婦相敬如賓與人交恭而有信譖而能久不為激訐之言不為表襮之行誠意既格上下益信服之予所知者如此嗚呼士患不知學學患不知厲而固守力行之勇內不為私欲所牽外不為俗習所動斯尤難也自君之亡而為學之士益就寂寞作

人之功不幾於泯乎是可為世道懼也而繫之以銘曰
人孰不學學必為已斯焉取斯魯之君子既承其原盖
取其委亦曰於仕我行我止亦曰於止若無他嗜青燈
素編有永於味五石之山窅然爾遂一氣之寧千古之
閟我其銘之以篤来裔
右詩文二十卷宋魯齋王文憲公之所著也其為
言正大純雅閎肆典實而天道之顯晦人事之治
否物理之盛衰莫不具焉故其羽翼乎聖賢之學

而為一代之所宗者也正統辛酉秋八月予來官金華因公之六世孫四川憲僉王公迪得公遺稿讀之深有契於心如飲醇酎不自知其醉矣遂與貳尹鄱陽劉君仁傑商訂編校命公之鄉生何贊繕寫成書已而謀諸同寅各捐禄米鋟梓以傳復得邑民陳秉忠助力而成始工於壬戌之冬訖工於癸亥之夏予故書此以識歲月云廬陵劉同識

魯齋集卷二十